



棗林雜俎和集

幽冥

羅者洞

靈濟昭烈王廟

聖女祠

漢壽亭侯

白眉神

諸葛武侯廟

晏公廟

宋相公廟

東華洞仙

雪冤紀神碑

宮亭神

文昌

碧霞元君

玄武神

雷廟

李衛公廟

岳武穆廟

蕭公廟

利濟侯

神樹

貞婦著靈

劉北元

楊繼盛

土地陰譴

周如砥

陳夢璇

王立較

沈婚鳥鳴

蕭舟

婁東冥判

張耀采

郟城神誑

豐縣逃鬼

顧鑛

郭基

歌鬼

城隍神

妖異

藏經志恠

金龍邵氏

毛女

舟葉

琵琶亭恠

妖復

丘志充

曾詵

王秋英

屍蹶

蕭觀察

延安地飯

楊鐸

輪迴所

朱大級

沈招遠

神燈

徐銘

蔣國華

朱之椅

張生

說鬼錄

松潘尺骸

魯汶

龍女

潼關老人

龍眼恠

閔揚

贛榆妖

魯府童子

素娥詩

徐氏妖

宋氏烏巢

瘞孩復甦

鵲啣兒馬

象山妖異

叢贊

沐英

李文忠

翰林官

御槍

從征日記

鎮海衛指揮

狀元母

經筵

聲鐘

蒲壽庚子孫

葉好文留嬪

勅主簿

舍客

黃麟題熊

胭脂匠

外道留勅

偽夏陵宮

魚妖

浮提國

豕言

鷄子中魚

天書

陽武泣聲

徐達

替身出家

良御帶

多學

僧道不衣綾羅

張泌

御史乘驢

審錄

學魁

綠噴

徐呆廝

喪麻

學錄直講

六盤縣誤

南京不打五更

崖山紀功石刻

庫碣

安南試錄

北狩

董朴

陸氏占產

應聲病

武宗微行

新城王氏

易刻

祠廣文

女飾

總督體統

香稅

朝儀

薩琦愛俗

古醋

杜進

陳祠什像

相國父不祀鄉賢

胡僖神助

李宗道

三通鄭陽

威端明同隣

慶成王百子誤

故官復免

展書官

王越

楊守陳金坡稿

瑞宏名宦

先輩書刺

朱氏書問

字說

張孟賢

十老會

犒市

雲南三天子

北新關稅

行人司藏書

觀場儒士

酒

陳紫峰論學

劣考稱師

方太古

唐傑

藏金變石

王恩民棄妖書

曹氏譜

張太宰遜弟

嚴世蕃養子

總兵趙知縣

張烈

金傑棄官

孫思聰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田千秋墜像

訂人善舟

王希周自刎

汪在前

錢若賡

丘檉遣嬰婦

陸樹聲

劉臺

禁殺牛

王國光

元輔家幹

周天球

續吳都文粹

嚴訥

王述古笏記

柳州象裔

林兆恩

朱中丞誤奏反詩

梅衡湘論友

駱文盛

張二郎辭官賞

張承

東洋行縣

十友

海盜烟火

販海

吳承恩報仇

丁賓

梁國瑞

高儀尊師

江陵票簿

湯顯祖

申其學

姚弘謨迎事生母

海瑞

邵虎菴

吳稼澄

楊春元

陸平泉論風俗

耿楚侗馮慕因講學

祝世祿

馮少墟會約

朱氏世祠主司

趙御史論囚

蕭如薰杜文煥

王元美先生

無賴妄奏

雙乳

許會元稿

趙文懿墓銘

虎入城

冥衣

樵李詩人

許令典

臂紋

趙南星

陳長祚

括銅

銀錢分定

名刺

書法

產異

沈灌

朱國祚

董應舉屯田

樊良樞

魏忠賢

郭達

盜俠

曇陽子

有司重聽

徐大相論楚後

梅花詩百首

張九德

偶然詠

榜豐縣

早稱

陳心得

印綬放花

魏廣微

汪文言

黃尊素

佞佛殊報

通家子記

茅筆

朱國盛朱積通誚

熊廷弼

毛文龍

顧秉謙

箕仙

黃汝亨

郭之琛

余煌

閣揭

周圭

陸完學

綸命

起居注

何吾駒

虞山後輩

傅冠

戎備

心竅

孫傳庭

阮正中陰德

科第陰德

熊開元

兵疫

佛災

武塘詩

劉宗周不捐俸

借屍脫因

收生婦

范允臨書屏

陳美發

天鑒錄

孫承宗

先帝儉德

田弘遇

周道登

張萬

錢謙益

程國祥

李長庚

楊嗣昌

作文法

周延儒再召

曹文衡

白楹園石

吳培昌

董象恒

蝗虫秀才

弔沈何山詩

孝陵碑石

市廛

南內盜

清豐義士

梁州杰

陸員外贈妾

王介人還妾

三區方畧

陸澄源刺黨

娶娼

鄭芝龍

追封母后菩薩

錢槩

訓儲

李陵樹

陳際泰

王漢

金箔

吳之俊五議

趙庚

朱積離免

備養

誕日疏

人瑞

夢卜

排調

同庚

南曲

江南邊聲

馬玉

薦賄

巡臺私從

誦經滅蝗

癸未選館

降級

閱武

後湖

凌駟

丹銀

時敏

顧錫疇

獨足鳥

修志

逸詩

朝錢收齋

私謚

硃墨預兆

前定

內承運庫

棗林雜俎

和集

幽冥

東嶽

博物志東岳主召人魂魄其始不過謂東岳屬木為魂蓋以五行象類言之耳非有他也昧者不之察遂謂人死魂皆歸東岳岳神將治其生時善惡而罪福之

文昌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為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昌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昌司命云傳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為文昌化身又可笑也五雜俎

鹽官談遷孺子著



梓潼神清河張戶老之子名亞字儒美周後七十三代世為大夫未嘗酷民虐吏西晉末丁未歲二月三日生載化書廟在劍州梓潼縣

梓潼縣有善卷祠一曰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公取去

三官

三官之名古不經見始於張魯傳中魯以三官教行于蜀之鶴鳴山凡人有所祈禳則書其事狀為三一焚于山上謂之達天官一瘞于山下謂之達地官一沉于水中謂之達水官其祝日以正月之望為上元節祝天官七月之望為中元節祝地官十月之朔為下元節祝水官後安人撰為三官經謂陸氏子娶龍女生三子俱有神通一天官一地官一水官

羅者洞

枝江縣西南羅者洞即春秋羅子再遷之地居民因知托以神怪楚紀

靈濟昭烈王廟

廣德州城西橫山有祠山廟神吳興張渤也一云武陵龍陽人
生西漢末游苕霅之間自長興之荆溪鑿河至廣德功半遁于橫山人祝之夫人李氏廟在州東二里曰昭妃廟
象山縣志唐末忽有一石香爐立而附于人曰吾姓莊名穆祠山昭烈大帝也當廟食此山以福斯民眾驚訝教諭梁宗明率眾立廟祀之今日莊穆廟噫一祠山昭烈也姓名互異如此

崇善王陳頊

錢塘鼻亭山下為半山祠崇善王會稽陳頊晉時使卜斷臂不

梓潼神清河張戶老之子名亞字儒美周後七十三代世為大夫未嘗酷民虐吏西晉末丁未歲二月三日生載化書廟在劍州梓潼縣

梓潼縣有善卷祠一曰惡子民歲上雷杆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公取去

三官

三官之名古不經見始於張魯傳中魯以三官教行于蜀之鶴鳴山凡人有所祈禳則書其事狀為三一焚于山上謂之達天官一瘞于山下謂之達地官一沉于水中謂之達水官其祝日以正月之望為上元節祝天官七月之望為中元節祝地官十月之朔為下元節祝水官後安人撰為三官經謂陸氏子娶龍女生三子俱有神通一天官一地官一水官

羅者洞

枝江縣西南羅者洞即春秋羅子再遷之地居民因知托以神怪楚紀

川中有新神心者主川政之人奉之持柳亦稱三元

辰龍陽人

正西... 辰龍陽人

橫山人祝之夫人李氏廟在州東二里曰昭妃廟

象山縣志唐末忽有一石香爐立而附于人曰吾姓莊名穆祠山昭烈大帝也當廟食此山以福斯民眾驚訝教諭梁宗明率眾立廟祀之今日莊穆廟噫一祠山昭烈也姓名互異如此

崇善王陳頊

錢塘鼻亭山下為半山祠崇善王會稽陳頊晉時使卜斷臂不

屈卜壯而歸之歷仕四州食邑會稽葬鼻亭山有女弟避寇山洞不欲乞食絕粒死屢有靈顯或曰碧霞元君碑云弘治時遣使祭之 穆廟禱祠茲山

文明夫人

天台山東壁嶺車文明夫人廟周顯德二年建神本婦人曩嘗見惟配以文明龍王遂釋

瘡使司

瘡鬼姓彭兄弟三人游于廣漠之野古帝王裔也凡運舟者過之輒病時直呼其名即止今太原郭守詢呼之有驗作瘡使司記

輪迴所

天啟乙丑沁水故縣鎮蕭味道疫死再日甦云冥司誤攝司曰

輪迴所其嫂愛黃牛其脇白償何騰蛟殺八斗尋嫂沒何氏產續教月斃售皮得穀八斗

碧霞元君

漢明帝時西王孫寧國奉符縣善士石某妻金氏於中化元年甲子四月十八日子時生名玉葉貌端而性穎三歲解人倫七歲開法禮西王母十四歲感母教入山得曹仙長指入天室山黃花洞修道焉天室蓋泰山洞即石屋處也三年丹就元精發而光顯遂依于本山焉

李諤瑤池記黃帝建岱嶽觀嘗遣女七人雲冠衣羽修奉香火以迎西崑崙繇是考之則玉女必黃帝遣七女中之脩而得仙者後世因之祠于山 高誨玉女考

嶽頂玉女池側故有玉女神像泉源壅濁宋真宗東封泉忽涌

澈故祀之馬端臨通考又釋史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北石像仆至唐童泐盡女淪于池至宋真宗封泰山還次御帳滌于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滌之玉女也命有司祠之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

聖女祠

林縣東南三十里下洹村聖女祠相傳高歡之女母嘗養病于此母亡其女三人願殉其壟天彰其德以為洹水神每災害禱之輒應

玄武神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陶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至雷電束結元之車周旋八外鑄羽山銅為寶鼎以獻于神峯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朱

公安游太和山記

太和山巔真君殿：可三許俱銅質沃以黃金棟柱門屏題甍並具其像與四天兵皆銅精工踰土木

漢壽亭侯

江東刻關廟會文五十篇侯靈批評為序論文以抽發性靈為主陳明卿無夢園集

歸安崑山關侯廟潘少保邱江季馴建門額曰武安王廟殿額曰漢壽亭侯關公廟旁署羽書出鸞筆又題柱曰昭：與日月爭光愆：共乾坤不老

海鹽吳尚書中偉先任貴州學使公署前有侯祠以其障而從之加閱鹿焉已吳坐堂上有銀甲三人直入不為動俄子婦癩疾死第無如尚書何沈太學世泊說云尚書面語者

崇禎丙子三月朔流寇攻桐城卜於閔廟不利褫神衣斫其右臂及攻城斫者死焉賊完像懺罪

壬午十一月十九夜淄川翰林侍讀孫之澣夢神禦北兵及兵至知縣史能仁巡南門父老言神像汗如雨事聞于朝癸未正月朔河西務閔廟僧夢神禦敵以馬生蠟虱求整刷驗之良然吾寧南門內閔廟扁未了英雄出鷲筆

丁亥正月三日仁和臨平鎮成主寓東大橋之閔廟久矣是日小卒忽作神語責數其罪成主怖謝請修廟小卒素不知書至是手疏里人名醜建揭旗以募或書國號即裂之但書神號而已成主因避舍其事予友人目覩

周凱

東甌周凱吳晉閩人時橫陽永寧安固三邑地皆斥鹵凱開導

三江悉注於海因射箭退潮而沒民為立廟曰仁濟廟至今有司歲祭

雷廟

余友姚榮夫為高州幕官高去雷陽三百餘里自言親至其地見所謂雷公者為予言甚詳云其地雷穀特異雖時小殷屋瓦皆震如近在簷宇間者若迅雷必連擊數人雷之神曰陳文王有廟甚威犯者必死廟門建二高標每欲發聲或享祭時必有紅白二鳥飛集標上怒氣勃然無不沮喪廟中人云廟後山有所窟也皆藏土中出則行天其言如此榮夫曰一日郊行忽數夫昇一物至狀類豚體有斑點文問之曰此所謂雷公也俗謂之土豬兒昇將何之曰往瘞之耳董穀雷公傳攷雷廟在雷州城西南八里陳大建二年州民陳氏亡子家畜異犬九耳每獵卜

其耳動多少為所獲教一日九耳皆動既而獵得一卵圍尺餘
捧歸舍忽震雷劈開得一兒兩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及長名
陳文玉登第為本州刺史後神靈大著州人祀之自五代至
國朝皆加封祈禱無不應其名雷州自唐貞觀元年或曰城南
十里許有擊雷水州因以名

白眉神

教坊供白眉神朔望用手帕針綫刺神面禱之甚謹謂撒怕着
人面則或溺不復他去白眉神即古洪涯先生也 花鎖志

李衛公廟

安吉州李衛公 德裕 廟宋政和二年三月四日廟中隕石云歲

豐之兆熙寧甲寅嘉定己卯元泰定己丑三月乙巳明成化辛

丑八月甲辰俱隕石殿像無一隕 安吉州志

諸葛武侯廟

洛川縣諸葛武侯廟規制宏麗相傳宋曹武惠 彬 過之以偏霸
撤其廟闕下石不可去刻云知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武惠神
之下拜庶嘗加虔石置龕中并祀武惠又田者得復瓦偕尺有
一寸五分博四寸形如常瓦獨兩層中空枕之值更輒鳴恠而
碎之內篆孔明行軍枕字徑寸高平馮吏部養志時宰洛川藏
瓦之半

岳武穆廟

山陰王方伯 詳 嘗過湯陰勒詩岳祠中意寓微諷還里以示郡
守蕭良久之鄰人某被冥緝見籍注方伯毀謗先賢蕭良 証
奪壽止子孫墨書其他善事朱書也鄰人驚寤走語方伯果然
乃改前詩馳刻湯陰祠雖壽終止子 白洋朱氏說

嘉靖初錢寧死後免游崔駙馬家作聲曰謀反非罪許宸濠晏
駕迎立雖然數也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真司問七次凌遲
今三次矣問在宋何人不肯言召天壇道士遣之去王文祿庭
聞述略

晏公廟

晏真人名北海宋元祐時晏坊人牧牛至旗面山過二仙奕石
上侍閱良久各授桃食之後羽化鄉人立真源堂奉為凡蝗蝻
水旱祈之有應歸化縣志

臨江府清江縣北三十里清江鎮晏成仔宋初為文錦堂局長
因病歸登舟即尸解人以為神立廟祀之有靈異於江湖國朝
封平浪侯按兩晏公今郡縣多祀晏公或清江晏氏即

蕭公廟

新淦縣北四十里大洋洲人蕭伯軒宋咸淳間死為神立廟元
明以其子祥叔合祀本朝遣官諭祭永樂中其孫天任卒屢
著靈異亦祀於此詔加封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臨江府
志

泰和蕭蘭芳歿鄉人奉為小神永樂中裔孫大任復以神顯啖
白石一拳坐逝遺骸貯木桶中置廟東廡江湖榜人崇之太監
鄭和下西洋奉神命封平浪侯烟霞小說夫英佑侯一人身名
籍互異如此曷從而訂之質叔向以臺駘問賈生當有其人故
識于末

宋相公廟

富陽縣紅山宋相公廟宋寧宗時尚書棄官修道咸淳二
年成神今其後人皆習禳厭之術

利濟侯

金元七前元長洲民世出一人生有神助專拯墊溺之患年四
十上下死輒著靈異今其地曰金家庄 陸采覽勝記談一曰有
二子痘夭因願沒身為神救危痘七月七日赴周涇河死顯
國初封金元七總管萬曆初封專筦痘司

東華洞仙

東華洞主人郭維貞固始人宋季隱莆田之壺公山不仕元杜
門學道因堊為其家奉一仙曰郭東華極靈後莆田周吉崇禎
庚辰進士授懷寧令 兵充斥仙為書符籙卻之問後福書云
此人乃岳武中宮第七子降此日後有封侯之職是仙能書畫

宮亭神

宮亭神甚靈有婢名如願客有所求叩如願即獲又能於湖心

分風使上下各得順風故劉剡詩云回艫乘泓水舉棹逐分風

神樹

正統二年六月乙亥雲南晉寧州學正楊茂上言城外塔墩有
大樹頗怪異居人祈禱輒應因號塔墩聖母目曰神樹永樂中
大風折其樹軍人陳福海鋸以為板內有神像戴冠執簡容貌
如畫人皆驚異立祠以祀勅加封號 上以淫祀非禮也其止
勿聽 實錄

雪冤紀異

祭酒汪偉曰南臺侍御萃亭沈霽子公正德戊寅秋七月奉命
按視屯田於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人手訟牒隨而訴者幾輩
君默數而目識之既而失其一詰諸左右左右謾應曰蓋講而
散者也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沈見三人焉隨宜處分之末一人

蓮首跣足衣敝甚乃道中所見而復失者君問之若何許人應曰全椒何名曰小羊訟何事曰有冤也有牒乎曰無有沈叱之使起因忽不見急索之勿獲然是時亦君獨見之而與之言左右莫見也君知為妖大駭雨汗嘔痢交作縣令孫贊入問疾君語之故因詢之曰縣中得無有冤乎對曰往有顧景祥者為其景原景昭所害及其子計兒事遠敗露殆非是耶意景下有小祥字半為羊耳君疾隨亦良已遂竟其獄則小羊者景祥乳名也豈不大異事哉

百老屯

正德十三年車駕出居庸關駐蹕有白鬚翁百人迎駕近則無所見因名屯曰百老

貞婦著靈

正德丁丑歲黃嚴結訟者夜泊清風嶺下內數人妄議貞婦因誦詩詞以資謗詭即時風雨暴作舟覆而死續有襲冒者遂有奇禍見蔡潮重修清風祠記

劉北元

上海劉北元任懷慶推官臥疾見女子旁侍以家婢令取茗恍惚不見遂引告卒于家嘉靖間事

曾銑

江都曾石塘銑諸生時構文苦思嘗步入叢塚間見所見語河鬼曰若何時得脫曰明旦菜傭代我矣石塘明旦候之果菜傭將浣足阻之聞鬼語曰本得代奈曾砍頭悞我

楊繼盛

嘉靖戊午四月三殿灾人見楊椒山青中縞衣雙眸炯炯馮午

門西角檻若指揮撲滅狀踰時方隱

王秋英

嘉靖甲子福清諸生韓夢雲瘞石湖山遺骸夜麗人至云王秋英字澹容楚人元末從父官值寇擾崖死感德相就輒數日一至多吟咏明年寒食祭墓即出見同歸生子萬曆癸巳以緣盡泣別

土神陰譴

吾寧石井村某怙訟寓杭城十三灣巷醉而澀土神祠前已悔而禮謝及訟勝賽飲而酣謂神費我醵一札於壚當訴汝城隍廟蓋戲也夜夢神曰汝自藝自穰於我何預即訴之城隍可也汝狂悖閔公行撻汝二十矣明發懼不出晚巷見輦上人傳呼過者避入酒肆所懸牌通觸之墮輦上怒之逮酒家俟及其撻

二十則通判閔世教也

屍蹶

洛川縣某死戚屬夜待各假寐屍忽蹶起福吸諸人口其一驚走掩尸屍追出格子尸相抵詰旦晨集喫以犬血屍始仆不決月受吸者相繼歿高平李養志吏部說

海寧袁花鎮祝俊卿父沒宗戚方酌奠屍忽躍起諸人越日俱死父尚在 孝廉朱迥修說

周如砥

即墨周礪齋祭酒少讀書東郭精舍舊有崇公獨宿不惧夜忽一編衣少艾立燈下久之不去叩以功名如券且期末年一見及卒之前歲往、遙見之

蕭觀察

江右蕭 任浙江按察使無子而斃其應嗣者有戚友來候
經三衢其故嗣求附行雖知其鬼不能却也因入杭之官舍出
曰大門見拒乞楮錢若干許之見其隱鼓中止何蕭下世嘉興
沈德先主事記其名

陳夢璇

閩人陳夢璇官粵東江隘來舟候觸篙工踣懇陳氏悍奴遽推
溺之行里許晴空忽晦有神如雷公狀立舟上責奴曰爾宿慙
深矣嘗一事善得延喘今枉溺人難道也岸上灼死舟人大
怖神又諭以止恙且曰茲地許某善人也可訪之遂霽夢璇如
其言訪許某

延安地飯

萬曆壬辰修延安府城坎地多孟飯人啖之止恙

王立穀

萬曆戊午新塗令臨海王立穀入覲十月十八日宿荻港二青
衣夜攝至帝所冕旒正坐旁席二人侍衛憚悍王座曰爾丙辰
八月命盡今猶齋戒力也爾何違之示以簿詳注年月至丙
辰八月而空即下獄在坐者起請勘其破戒後事堦兩巨麓俱
縣贖并平日戲筆在烏各騰氣青黑白赤不一吏簡聚之先青
黑次白聚而青黑色漸縮次聚赤則青色隱黑色寢微王座
視赤者所列金劉般若好生編及社倉卷也餘不盡見王座曰
當損明延年憚使扶目而寤聞鷄鳴家人守視不能舉目即乞
休持誦歲日愈王自有記立穀丙午貢士

楊鐸

嘉興楊鐸始萬曆壬午榜俞廷讓也登庚辰進士任吉安司理

左遷免婦癸丑臥疾夢冥召懇以對門易鐸代冥更許之止何
易鐸死始大怖賙其喪而火之止何易氏妻呼市中謂我易鐸
也為楊氏借陷今邊免無歸所矣奈何楊聞之度不免命髡緇
以殯

沈婚鳥鳴

海鹽沈某貧止賴聽野鳥啁鳴各效之酷肖人因以侑酒有徽
賈挈之姑蘓偶鳴於綫店中富子遣僮市綫久不至訶之曰肆
主聽人禽鳴故違我二非違也富人問所為禽鳴者述其狀亟
召試之大悅留家監所有空舍素多鬼以寢之明旦未起家監
扶戶入沈某猶斲也曰夜若白衣人謂盡以遺物相付家監大
駭坎室中窖金俱鑄沈某及富人女名蓋富人止子止一女遂
以婚沈

葦舟

崇禎乙亥予館海鹽橫山張氏其邑寓李洪字先李暮趨橫山
中道有舟鼓楫而來求附載登之行里許心動亟登岸因足抵
其舟半覆藪之遂他宿或曰此安得舟也旦往視登處則巫者
縛葦為舟列鼓幟半覆者也李迄今止恙李又云賊曹李恃勇
止賴嘗于西鹽倉擊私鹽者始而角已舟漸縮如鴨異之抱婦
時婦暴卒移刻而蘓問之云我登舟為惡少所羈幸奪免也

朱大紱

崇禎庚午李水心司理嗣京預閩闈比舍即同年郭夢吉於
二十一夜同聞戶外哭聲冤抑鳴不能出諸口明日搜朱大
紱卷其表有鬼哭非無因之語驚為異事李自有記

委東冥判

太倉徐坤素齋誦崇禎癸酉六月二日夢攝冥府事百日每夕
鞠問九月二十日事竣刊有委東冥判

沈招遠

癸酉仁和沈招遠桐鄉錢汝邁並麟經出金華令項人龍之門
招遠力薄寄徑錢氏遂抑二佳卷於乙榜其一忿死而招遠疾
時若對簿狀寤而走錢氏曰事發矣弟向詔兄實千金附進今
被陰譴兄坐累斥弟與項師不可活也明年果並歿汝邁以他
事除名

張耀采

乙亥正月望日 叅政張耀采卒于刑部獄中甲戌是日
吏部考功員外郎弓省矩自縊適滿歲耀采日見之

神燈

乙卯正月廿二夜神燈見海寧郭店鎮可二十刻

郟城神誑

辛巳山東旱蝗郟城有神降曰七月二十二日水至八月望寇
至及七月果水溢人因信寇至扶挈南走宿遷迄八月止恙

徐銘

華亭徐銘 進士徐銘經之兄也辛巳疾沒且殯忽開目曰
異哉有陽必有陰云遂甦人問其故曰吾至冥司見未牒為
公勾事後計開罪犯有七名首陸彥章張侍郎萬次開應死平
人百十名身預焉名上書聖門弟子凡諸生皆然人各
著某人子或著某人弟防悞掛也未名唐鉉亦華亭人時游閑
中從卒欲往卒主吏曰客死最重此人當設於家寧俟之耳主

吏冠服如驛宰狀銘
里果卒包長明說

未幾下世唐鉉聞之不敢歸越

還

豐縣逃鬼

壬午北兵陷豐縣有二人被劊狂奔或叩之曰城破以詐城隍
神問神安在曰逃沛縣時沛縣堅守

邯鄲鬼

崇禎五年流賊犯邯鄲殺童祀神後冤鬼宵啼路鮮行人或曰
生畏賊死猶是也以賊嚇之可止後復啼衆大譁曰賊至矣自
是寂然諺云鬼怕惡人亶其然歟

蔣國華

江陰蔣國華花塘里人性朴質先是天啟丙寅年二十六夢青衣
童子引謁城隍神及岳相東平王隨詣東嶽廟地皆青碧至今庚

寅三月十八日經蔣家橋見大父呼之赴冥司攝事急歸浴而
卧土神促程鬼卒掖上馬躍而醒止何仍往經大城坊曰幽
冥橋渡橋入東門曰善慶閣福德門至東岳都相東平王府曰
都察司入揖至岳廟即丙寅所見者殿左右七十二司造冊所
曰監錄司冊有六曰善惡曰生死曰殺傷曰無端曰荒蕪曰瘟
疫冊各四帙每司造冊吏十二人總管十二人因朝帝令覆冊
分詣各司國華領左箱第十三憲察司天下郡縣城隍神俱金
僕頭候門冥官仍進賢冠青錦袍冊書順治七年國華泚冊訖
因謁閻羅天子命判官檢國華壽尚二十一年閻羅則宋韓魏
公琦也辭出童子送之登舟及岸而醒二十日早又見大父促
冊期二十七日入冥如期二十八日則荒蕪瘟疫無端三冊竣
江陰城隍神蔡 奏縣重困不堪疫帝不許又限生死善惡殺

修三冊五月十一日竣至二十九日復甦五月朔又入冥即疫
車在東平王處名字下註疫狀即託下城隍神三日復甦

顧曠

邑諸生顧曠任橫徑河丙戌九月館陳氏午倦憇拊入冥司閱
籍乃唐謝小娥後身也其籍青函鈐印詳載履歷近蹟十五歲
不注曠原名義年二十二時蠲吳氏子錢增歲一明年諱女子
其私事增福一歲又明年收糧重其衡減歲一其增減類如此
凡不徑意之事悉載焉寤以語人甚詳予別有記

臨江府志謝小娥不知何許人父為廣州兵官部押金銀入京
携家附舟過蕭灘二里許遇賊被害小娥溺水獲免旦附漁舟
而出行乞于市後為鹽商李員外家傭奴娥見其酒器皆以物
惜向盜乃李也心嚙之俟生日舉家酣醉持刀盡殺之事聞命

以官不受願為尼建寺居之即報恩寺也相國李紳有傳

朱之椅

東里朱之椅同予補諸生膺貢訓導海鹽丁亥十月卒戊子十
月降箕云以八事見錄夫曹成小神問休咎多奇中令其家立
祠

郭基

金陵郭基無懷性慤直崇禎戊寅應試句容有檄以玉免山司
瘟廟關都總公代之辭不往檄者求暫允徐往可也試訖還家
語家人治後事而沒是夕廟之鐘鼓有聲示夢羽士塑其像

張生

仁和張生父玄有家學好牡丹亭西樓夢等劇館橋司鎮尹
師東家嘗外醉歸聽擊竹敲鼓之見艷女携燈相狎將曙珍贈

而別生有詩半庭新月青燈外一種私情翠幙中記其實也後
改之蓋越女停柅其所贈皆殉具

歌鬼

嘉興其生月下清歌忽後有和者同調契洽延之家飲仍歌如
初夜分而寢鷄鳴其人即去不及別又扣門詰之曰我實非人
也亂後如我輩甚多今後毋宵行放歌恐妨他輩耳

庚寅六月或徵優於嘉興城晚再行二十里抵舍座客四集演
劇數闋優覺寒色有識上客故編修屠象美給事李毓新諸公
者俱前設賦之巫振金聲則四無居人乃故相呂文懿墓廂

三四頭尚懸松上

說鬼錄

張真人家有說鬼錄

豐沛鬼

丁酉夏秋間豐沛蕭碣多鬼衣冠雜途中或相問答語即引去
迷死聞者戒途

黑龍潭神

張秋鎮北黑龍潭其水深綠有工人三中夜聞呼聲云某宅修
掖門先付銀五錢可即往乘月行有二人先後之及潭側謂吾
當挾汝勿碍也正挾時墮潭中覺衣復不濡宮室偉麗引入後
堂修輯掖門有老人深目長鬚布帽綠衣出問之各勞一金凡
半月畢工又資千錢遣前二人送出天明行人見三人臥沙上
語其家各挾婦

城隍神

南京城隍神孫策北京城隍神于謙杭州城隍神周新

松潘尺骸

蕭山朱憲副 云松潘浚城隍得人数千百皆長一尺許衣冠自三代以下皆具

嶽婚

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婚山嶽而有婚則嶽可以謂之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為太山身 元黃潛

子路

成化間河內縣學居民于文廟櫺星門內及先師殿前收日聚其中忽見一人頰而黑手持木器怒而責之即入殿中隨視乃十哲中子路也後其人竟疾不起舊有碑記今剝落不可讀而斷碣尚存夫以聖賢妥侑之地為愚民畜產之場誠不得道其

罪然子路乃顯靈而朴之意當時剝毅之氣歷千百世未歇而亦以見鬼神之英爽不可藝也夫敬而遠聖人訓之矣 河內志 太原高自早太學嘉靖十四年知咸縣嘗丁祭齋宿夜夢仲夫子持戟入廟受享臨祭忽聞一主覆于龕高曰此必仲夫子也視之果然一時咸驚

蔡元定

建陽縣象岩山蔡季通誦書處堂曰顯慶紹興辛巳季通于堂中推演子孫世教未有教終輪奐猶有代御史尹仁為政嚙之句成化丙申巡按尹仁入閩夜夢一老人來見叩姓名蔡元定也至建陽訪蔡家譜見顯慶堂推演詩不覺竦然即捐俸為建傳心堂晉江蔡元偉曰周子出則知數學者邵克夫朱子出則知數學者西山

山西諸生某丁酉臨關其僕病生初場出病僕曰主人且捉我在場相周旋也生未信病僕言席舍事果不安次場亦如之生曰果捉某人有人吾當以配若病僕曰我也彼則溫室何能誑之生曰果捉吾力能得之爾何慮焉至末場出病僕曰主人除名矣蓋望日天神考陰陽謂主人設心惡已更他人名也果驗

妖異

藏經志怪

廁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心^單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木之精名鼓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千年木其中有象名曰賈誡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利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岱委其狀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七刺之呼其名則得之又金之精名曰倉嚙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則

去又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
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
以其名呼之宜飲食又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
五采文以其名呼之使取金銀又故廢丘墓之精名曰亡狀如
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舂以其名呼之使人宜禾穀又故道
徑之精名曰忘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又故車之
精名曰寧野狀如韁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能傷人目
又在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文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
故曰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井故淵之精
名曰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絕水有金者精
名侯伯狀如人長五尺五采衣以其名呼則去又臺屋之精名
曰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使人目明又左右有山石水生其

澗水出流千載不絕其精名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
取飲食又三軍所戰之精名曰賓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
轉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水石之精名慶忘狀如人乘車蓋一
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又丘墓之精名曰狼
鬼善與人鬪不休為桃弧棘矢羽以鷄羽射之狼鬼化為飄風
脫履捉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問其狀如罔而無手足
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山之精名曰曩狀如鼓以其名呼之則去又
夜見堂下有兒披髮走物惡之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則无咎又
百歲狼化為人女曰智女狀如美女生道旁告丈夫曰我無父
母兄弟若丈夫娶為妻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走去又
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魂則去

全椒魯汶髻年讀書于學宮東廡夜有美妹喚開門汶用劍斬
妹遁松樹下後發藏視之乃斃狐也後膺貢任萬年主簿錮強
扶弱卓有政績 全椒縣志

金龍邵氏

嘉靖初盱眙縣石壩集邵氏嘗有妖竊甕水每伺之不得一日
晨起見中雷火光燁燁欲騰而上主人以田器擊之鏗然墮地
有殼視之金龍首大于五斗釜乃驚愕急以布數十裹而瘞之
禱神畢出之赤金也身尾俱銅錢其家今富 盱眙縣志

龍女

海寧許村南五里龍王塘初有女汲于河得浮卵吞之因娠仍
生卵棄之化為龍去後時候其母留龍鬚為筆過旱以筆書符
投龍王潭中其符浮于臨平山之巔立雨後令君取其筆遂絕

響

毛女

袁州萍鄉縣東五里毛仙山昔有人過此山逢一人褊體有毛
言詞異常後不復見宋朱晦翁嘗問驛吏云狐魅所為遂題詩
云人言毛女住青冥散髮吹簫夜一聲却有郵童解端的向儂
說是野狐精

潼關老人

潼關兵巡道制頗宏壯後墻叢篁茂密嘗有老人深衣博帶出
與人交語人不為異嘉靖中南元王南岷廷任其地一日呼
入書室語以爾既出見人若非精靈必係神恠知我未來事乎
答曰公名位在某架第幾冊書內公檢視之則浚川王公廷相
集也公異之乃遷署潼水面以其地為察院其年洪水堂宇漂

盡無復叢篁異不復見王公果德憲 朱明虹

再葉

廣西宋君佐署當陽縣學云沙洋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遠
來可二三十燈听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至一大
家求食與錢不應毀瓦盡墁與之角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
傷遂沿門擾之官府亦無如之何月餘不知所往 承天府志

龍眼恠

秀水屠憲副叔方孝廉時見二髑髏流內室侍女皆怖屠躍起
執之為龍眼核 屠用明說

琵琶亭恠

嘉興沈昭明德宿九江之琵琶亭午月浸空同輩五六十人忽
有眇丈夫樞衣露臂徧印諸人之面惟不及孝廉明經沈手拒

之覺腥滑次夜裹刀以待越再宿刀中其臂血流奔岫止何面
印諸人皆瘡

閨揚

大同公館相傳有祟使客多寓外舍縣令閨揚不信夜列卒蕪
炬迨夜分有素婦步月階下閨叱曰果冤乎哉宜訴我婦忽自
空入縞衣頰綠間簇針如蠟炬頓滅僅熒一蠟婦逡巡欲前遽
麾之即隱閨就寢席為針刺屢拂如故起移床而壁間紙動揭
之則複壁也閨引刀束炬而入有物相撲刀舉炬息旦見白狐
死壁下

妖履

桐御嚴蘭津讀書茗上深衣獨坐有麗人扣戶入之詰所自云
完眷也嚴疑其祟凝坐至漏盡始去明日告歸抵舍夜夢麗人

貽以弓履果得之枕上雙繡紅灼嘗出之示客

贛榆妖

吳興朱司理淮安署贛榆縣事暑夜命僮摩足俄若針刺視之非僮也少婦也伴任之且摩且寐刺漸深醒又僮也仍寐且叢刺驚起又老婦也朱命燭又叢刺怒甚見老婦入壁破其壁老婦立自如朱折几撞之相格鬪稍倦妖倚牆而立朱舉椅抵妖於墻不可脫僮刃之背白毛毳如錢蓋狐孽也

丘志元

山西懷來道右布政諸城丘志元公署有樓多崇閉久矣丘將登之積塵累寸其妖冠進賢服金緋凡六七人或排衙鼓吹或宴樂如此不一嘗簡丘稱都臺其墨淡留數日字滅丘計迫縱射之妖拍案笑接其矢乃縱獵犬發銃斃數十人冠緋者預焉

妖雖絕而立以通賄營開府事泄下詔獄棄市

魯府童子

崇禎癸酉夏日魯世子以泚忽見一童南髻藍衣朱履行日中杳不見影世子急尾之忽改為二相眈即失之色人吳大行本秦使魯府有詩

素娥詩

長安鎮人某讀書臨平山中晝值歌妓作歌伎琵琶詩吟誦不已俄縞鹿叩門詢之曰素娥留坐歎其佳詠其媿謝求和素娥朗吟曰歌側雲鬟尚帶羞敲、猶唱八甘州歌未無力眉常歛彈到傷心指半柔腸斷花前絲續怨魂銷月下夢陪愁惹人無賴輕歸去今夜誰能伴錦綉某戲請伴笑許之拉往其處室具俱白宿數夕送之曰如念我可時至也某自此詩思日進秘不

亦人趙昌齡說

魚妖

湖州烏鎮董威故尚書份之裔蒼頭其頭饒庚寅夏有物空中
求飲食違則見禍惧而享之見黑氣如雲飲啗甚壯屢索不已
其以告戚之亂後好養生家言禳以羽士俄擲磚石詔怒而洄
庭山隱士施亮生有道行召治之雖遁而不絕其訴之城隍
神詔怒如故威言於烏程令劉璽之清執最有聲遂齋沐告城
隍曰陰陽各有所司何得縱妖擾民妖月餘來云我求食無大
罪今城隍釋我矣爾其奈我何威自檢道藏有曰凡妖魅為符
呪所不及治者製桃弓柳箭伺其至射之如其法始絕蓋太湖
魚妖也

徐氏妖

邑諸生徐仁振故太守伯徵子家西鄉庚寅七月朔步庭除拾
書曰歲在戊子仲秋月中秋夜予坐書齋見月缺紗牕玩賞無
已幾無何不覺困憊為睡魔纏擾夢至徐似翁家直入新樓下
見其室燦爛徘徊久之少選主人出叙論握手揖我與坐主人
東向坐予西向坐相與道賓主之誼甚懽主人因言曰予宅非
凡地下有玉鯉魚金鱗而赤尾其泉直通大海予先君以為善
卜居於此予聞主人言方且驚且異且信且疑俄而地裂有魚
出焉化為黃龍而去是時予疑甚始信其言之不誣忽聞戶外
喧然猛然而至詢之則諸公子射也予亦起入人叢視決勝負
但見諸兒操弓挾矢其仲子連發十矢合式者三焉旁有鳴鑼
者七轂緩三轂亟於是諸賓客親隣觀者蓋如堵云懽笑倍常
予亦驚覺正月轉中庭矣特予自思之予之與似翁素無相識

且不通姓氏無故而遇我以寤寐豈其後予與似翁終非陌路而姑于今日天作之合耶抑予之後有興者而姑借似翁示顯應耶否則似翁家之事無關於予、何故而得此南柯之一夢也予亦不信其事之有無姑記以為後日之驗應思發矢之人似翁太守號也仁振以呈太守謂黃龍白慮禍燬之弟誼振手錄焉是月十三日誼振卒或龍飛去十矢三中之北云而妖記特奇從太守婿吳 寄示者

浮提國

海外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游行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極意與人同樂欲逐國刻頃可萬里萬曆間葉侍御按江西有司言市上一群狂客善黃白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賞之過其直滿用金錢不甚惜及抵暮忽不見詰其逆旅衣囊俱無有請大索侍御不許召至前果能江右土語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許舉之案上上下下前後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持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願獻此二者侍御卻而遣之明日遂不復見乎湖沈長水先生集

宋氏烏巢

蘭溪山何宋氏烏巢于樟其鳴似云何相傳樹應越州有男子探巢得千金謂越州者紹興也因賈紹興投逆旅解裝飯于市且縱步忘逆旅姓氏失其處僅腰微貲而返則烏啼如初仍探之得大鏹五十金上有字此金贈與送金人男子又持往紹興隔年餘矣值舊逆旅出其故索男子曰此夫以賜若吾自有五十金也備道其事締好致富

豕言

仁和橋司鎮村人畜豕將召屠令妻飼其餘豕忽聞人語殺察之一作徽人音一作蕭山音一作松江音妻驚却告其夫、走聽果然其家亦止恙

瘞孩復甦

澤州原天順八歲被市人毆死訟官驗瘞數日有狼啣出仍活

鷄子中魚

嘉興項氏家剖鷄子中有魚躍於地忽不見

鵲啣死馬

雲南黑井鹽課提舉司灶三百五十三丁每丁帶耗費月納銀三兩八錢一分九厘司官婪甚每丁加一死馬重三錢一分八厘上官不問萬曆六年新安汪雲秀來提舉如前例忽一鵲啣

死馬飛去復置一馬又啣去雲秀惧而欲裁之僚吏不可因循半載事發抵罪

天書

崇禎丙子西安縣市人王氏忽雷雨中心偶觸產室雷雨遂齩階上有天書二子不孝他日重治八字似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滌不能去頃之自滅

象山妖異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有妖祟六人一老嫗四為媳一為女至邑之梁氏托宿舉家俱無所見惟有幼子婦見而近之相與叙禮延入內室問答謂：有嚴供茶畢婦啟曰尊客宅居何處老嫗答曰家居不遠世與宅上為舊戚今歲合當遣女翁往嘉蕪買物家之主將來相倚婦唯：備告于姑：疑婦為祟所惑具姓

醴賽之老嫗等怒責之曰事急依人吾非鬼崇為禍者何以生
物食我令婦熟而進之盤盂盡空夜邀婦同宿無異生人如此
者半月餘始去既而人詰其婦云老嫗雖老而容儀脩潔不凡
其婦女數人則世間所絕見者竟不知其為何崇

隆慶二年九月五日申時有紅鷹將葉明家十歲兒自東門攫
至天字號觀風亭上其父急禱趙元帥奔追獲婦及詢其故兒
荷趙元帥鉄簡擊鷹始得活

萬曆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縣城中妙華堂忽有異人胸背各
懸一鏡手執紅棍肩負紅袱兒童爭視之遂化青煙而去 以上
俱象山縣志

陽武泣聲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陽武門西北門外白晝無人聞有如悲泣

狀凡三日時云鬼哭是歲河溢其旁厲壇衝漂朽棺枯骨不計
其數 陽武縣志

雷神書

萬曆十五年六月獲嘉平豐里人王好仁妻帥氏抱兒乳哺忽
雷震死所存僅皮骸尚輒消盡兒亡恙也皮有雷神書二行鄉
人莫識

叢贊

沐英

沐英祖籍饒州樂平縣李姓先墓在大汾潭洪武二十八年沐春乞遣將代鎮親詣樂平致祭八月進封春黔國公不許擅離蘭溪金訓導云沐英祖徽州績溪人專掉舟歲暮值地師失路求渡因問其淪落狀聞之留於家春初雪地師偶步奇其地歸問沐氏曰此族人某山也若得之易、耳吾屋三間彼欲之索直三百金故不果如售屋則山歸我矣於是成券果得山且為擇壟囑曰行當有大禍慎毋發也尋爭渡斃人成定遠

徐達

徐中山祖墓在豐城同曹水南向曰二八居士墓

中山王墓在鍾山不封土云細竹下即是像白皙而厚面目不

甚雄偉

李文忠

李岐陽墓規制遜于中山石馬一存其左蔓草間尚未畢工
替身出家

本朝自太子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緣起
意者沿故元遺俗也 野獲編

翰林官

翰林叙銜在官下元時即然他官品在官上詞林稱閣臣堂翁
老先生閣臣不論首次俱綬掌院不綬翰林學士班僉都御史
上出道雙棍值政府不避講讀學士班僉都御史下祭酒上日
講官軟靴短衣便於拱對展書官短衣跪御案西大司禮立案
左先展書以案高展書官不便也

良鄉帶

京官俱繡服惟行人司在京青素角帶出至良鄉易補服銀帶
號良鄉帶

御槍

高皇帝御槍二藏南京午門樓上大者幾盈握脩可丈六尺小
者脩殺四之一圍殺亦如之蓋馬稍也

多學

平涼華亭縣多學洪武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其子孫改為党
氏

從征日記

巢縣俞通 初以親軍宿衛出入行間終華昌衛指揮使世襲
年六十二著從征日記四卷藏于家未刻述國初事異于常聞

山陰朱爨元備兵隴右得錄本今佚

僧道不衣羅綾

洪武二十八年正月校尉賴謙見神樂觀道士陳丑道衣青紵
絲襖子在街上執之以僧道止許穿紵絹不許穿綾羅也有旨
以神樂觀樂舞生釋之予西正官絹壓驚

鎮海衛指揮

常遇春幕客上官 專掌書記遇春薨 上思及上官氏召其

二子八分姓上 授鎮海衛指揮官 授山西 衛指揮

又常遇春紅旗千總薛 從征陳友諒以三百人受圍 上高

望救出之薛首已殞猶執紅旗不仆 上拍其背曰好兒子甚

苦始仆 常熟許子洽說

蒲壽庚子孫

太祖禁泉人蒲壽庚子孫世不得齒于士蓋罪其先世導元傾
宋也宋端宗在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來謁張世傑分淮兵二千
五百人命壽庚將海舟以從壽庚閉城門拒命與州司馬田子
真上表降元帝遂如潮州

綠幘

蔡邕獨斷云漢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見董偃、着青構綠幘
按明制綠幘最賤繫教坊人所戴或僱本賣珠兒從其賤也

葉好文留犢

洪武五年山西葉好文任交河令治行為時第一陞知定州初
以一牛駕車抵任後產一犢比去任留犢與民

徐呆廝

洪武間指揮徐呆廝出兵河套地名梧桐樹一日午間有大星

墜于河中火發延岸上營中軍有傷者後徐氏父子以事被誅
果徐氏獨應之也抑別有所應而不知耶

初主簿

洪武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初聞喜縣主簿祁伯祥曰縣屬府
州于民為切近必得上循國法下悉民情長于撫字者以任佐
貳之職祁伯祥今授將仕郎平陽府解州聞喜縣主簿爾尚恪
盡乃心使政平訟理民安物阜斯為稱職矣爾其懋哉

喪麻

喪服用麻布取其賤惡古未有棉布也棉布始自漢北方麻布
貴棉布賤又喪家雖隆冬必以麻非禮也

畬客

盤瓠之餘錯處于虔潭潮之間以槃藍雷為姓汀人呼為籓藍

筭籓藍筭汀人稱之曰畬客

學錄直講

國初上幸太學錄象山應元徵進講大學平天下章賜錦衣
白金

黃麟題鱗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相傳解學士題殿門者非也洪武中
莆田黃麟伯厚以文學薦對大廷稱旨賜第一人授翰林應奉
冬至祀園丘御制門鱗云大明日月光天德洪武山河壯帝居
麟佯狂踢仆之上怒麟奏曰此陳後主句天朝效之不既羞
乎上曰爾便易之麟口占曰乾坤一統歸洪武日月雙輪照
大明上稱善

六鰲縣候

俞憲登科考弘治己未科三甲進士林文煥福建六鰲縣人按
漳浦縣二十三都立鎮海衛轄陸鰲玄鐘銅山三千戶所則縣
字誤也又海寧縣志永樂十二年貢生沈嘗銅灤縣丞今銅灤
縣無考

胭脂匠

宋元來胭脂匠其法黃蠟火化注水中澄數次絕無渣滓方用
遠近無能造者日貨十數金後為僕人傳方始廣有焉安陽張
氏風範

南京不打五更

宋時大內五更絕柳鼓編作謂之蝦蟆更以禁開而百官入所
謂六更也 明初南京不打五更云 太祖嘗夢人求還地許
之五更頭遂遂其刻

外道留勅

往時布按二司如提學備兵屯鹽分守分巡俱不繳勅得傳其
子孫近例事竣始繳 見郭子章蜀州

崖山紀功石刻

元張弘範崖山紀功石刻題減宋年月明廣州守閩縣林洋改
刻曰宋太傅樞密院使張世傑死節于此

成化中廣東提學僉事晉江趙瑤詩忌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
首不勝悲鐫功勒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

偽夏陵宮

寧夏賀南山之東教冢纍纍然即偽夏所謂嘉裕諸陵是也其
制度倣鞏縣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無物
賀崖山崖壁險峭延亘五百餘里上有願寺百餘并夏人故宮

遺址自來為居人畋獵樵牧之場弘治八年始禁之以上俱寧夏鎮志

寧夏鎮城宋景德間趙德明內附遷興州即今城也周十八里高三丈六尺池深二丈廣十丈城樓六角樓四壯麗雄偉可容千人韋州在靈州所城南四十里蠡山在城西二十里

庫唱

延安宜川縣西北川南為漢川北為蕃通漢人以香火為庫唱

邢冕

新野邢冕洪武初進士除江寧主簿勵志清苦婦張氏躬執杵爨太祖微行至其宅親見翌日朝召冕出班加賞因開其軍伍

乘馬石

北人門外俱列乘馬石戰國策趙武靈王云踐石以上者今同

周一尺當今浙尺八寸當織染所欽降金星牙尺六寸四分知縣本貫

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蕙明呂文燧俱本縣人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時法令嚴峻繼先畏之六年歸隱于下黃其教職任本貫頗多不載

獲嘉麥秋

獲嘉縣麥秋時男子樵麥中野以網包盛之毋論鄉城婦女及鄰境老幼率尾樵者後競拾遺穗多獲者至斗許莫禁也獨從網包中探云謂之抱抱即甚少立見評語此大有古風蓋詩人所

謂餘寡婦之利者此也

實錄

高廟實錄一百八十卷諸臣列傳特詳

文廟實錄一百三十卷載諸臣字里科甲轉歷如由狀略見其為文善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止

漕艘

相傳國初漕艘太祖命焚其一秤得鉄釘若干按宋許元初

為發運判官其舟多破釘鞠之數蓋陷于水中不得稱盤故

可以為奸一日元至艮場命棹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

釘鞠秤之比所破則十分之一自是立為定額

蘓松田額

蘓州各屬田土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八畝五分三厘秋

糧米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五升一合七月松江各屬

田土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二畝三分八厘秋糧米九十三

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月

潘陽三使日本

浦城潘陽三使日本永樂中以行人出使日本回獻德化書永

樂大典成陞禮部郎中轉鴻臚少卿再使日本還陞江西叅政

落職洪熙初起南兵部主事宣德間復除鴻臚少卿復使日本

張泌

永樂初光祿寺卿穎州張泌最被寵遇清江彭銘以畫名上命

繪泌像開面方具亟命取視之賞其肖似首肯至再令其家藏

有賜像并角端圖

狀元母

馬鐸母卓氏李騏孀母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

御史乘驢

舊制御史陸路止乘驢宣德十年九月壬辰行在兵科給事中朱純言巡按邊方或遇警與總兵鎮守等官會議不免遲悞乞予馬匹以便其行從之

經筵

凡天子初御經筵例閣臣二員進講並大學首章或易或尚書之首條

審錄

凡內臣曾奉命審錄者墓輒畫壁寫像南向法司堂官隅侍御史與曹郎引囚聽訊以為榮觀

聲鐘

本朝帝后初喪每寺各聲鐘三萬杵

學魁

凡儒學輒書魁字廬陵縣學明倫堂前列宋文天祥所書魁字方廣文餘

安南試錄

安南試錄四場制義論策詩賦

展書官

程伊川先生論經筵第三劄子貼黃竊聞講官在御案坐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遣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按本朝經筵日講俱有展書官又司禮監內臣持牙籤指講處

北狩

大同曹安家有巨几一座英宗北狩還時所御也卜昇此至陽

和總兵曹安易以輿留几于家

王越

濬城縣威寧伯王越父邑祿也年七八歲值縣丁祭罷免者因
窺免、逸時越稱神童縣官責以詩矢口曰我今放汝上廣寒
甚勿遺跡到人間慙寄與嫦娥信丹桂留枝待我攀

勤縣魯中丞大山子本峻作中丞年譜某月日訪故威寧伯王
越于山中即日避去夫襄毅計聞遣餘姚王伯安治墓今曰蟬
蛻羽化雖未及赤松視韓擒虎之為閻羅多矣聞襄毅薨後或
遇之於太山後其孫往太山跡之晚遇老人指曰去此不遠從
燈竿下往可也望燈謁廢良久夜半抵家矣則向之老人蓋即
襄毅也

萬曆中醒神翁詭王越又天啟初方士詭羅洪先燕齋怪誕之

習豈足道乎崇禎時術者某游燕齋有壯色捧茗甌者子也反
白首謂不好道故或伺之則白首者父耳

董朴

麻城董損齋朴少魯鈍日不能數行鄰人惜之語其父曰即君
不慧奈何苦之冒不令收耶父恚之命工畫牧豎圖于座右苦
志力學比長而慧登成化甲辰進士終江西布政司叅政

楊守陳金坡稿

勤縣楊文懿守陳金坡稿中無錫華孺人墓表 誌又言孺人
卒時其族謂孺人之行備矣蓋節以一惠而以賢孝稱之于是
誌之書題與為傳者皆如之獨予不能從蓋節以一惠者周人
之謚法也在禮生無爵則死無謚爵謂大夫是也魯莊公誅縣
黃父檀弓載之曰士之有誅自此始記失禮之由也後世士而

私謚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猶或議之而况婦人乎婦人從夫之爵而已謚惟后夫人得之雖大夫之妻未聞有謚而况士民之婦乎然則族稱婦人而節以一惠過矣宜予之不從也

陸氏占產

鄞人張瑄總督漕運時嘗疾臥郵舍語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吏曰里中陸氏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立園宅所餘惟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喑數歲游于庭忽指樹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喑不語間誘之不出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為家聲乃死

張文定環碧堂集

端宏名宦

當塗端廷敎巡按兩浙其大父宏故浙左轄諸生議舉名宦杭州守姜志德曰此厚道也頌其孫將以巡方至而吾儕舉之如

公論何行俟去後圖之及去竟寢

杭州府志

崇禎丁丑閩縣陳瑄守嘉興其大父日休以貢士司諭海寧在萬曆初事遠般香諸生追祠名宦此與端宏事正類時無姜守見古今人相去多矣又天啟中潘汝楨撫浙潘筮令瑞安及瑞安令來謁問吾舊祠何如令出不意強對曰小民感佩廟貌日虔出語人曰舊祠不知在何所今惟有重祠耳

應聲病

弘治間杭人裴師召頗有文行一日腹語事頗驗師召恥之數月不出遇山東人言其寔其人曰向病此求死道見異即值之忽拾一草腹語勿食吾竟吞之物即洞下而愈遂覓草得於南高峯將食腹果止之食利許腹雷鳴下大虫如矢狀如蛇疾良已杭州府志

馮益齋給諫每發言腹中輒有酸應之遂告病卜居南京楊守
極用小藍煎水飲之即吐其虫 金陵瑣事

先輩書刺

弘治間邑人祝虛齋萃以主事佐治吳淞水利華亭侍郎顧清
來刺云辱與顧請拜卑刺博二寸縱四寸字大如指微黃有花
影又虛齋寄人書亦黃折東式如前面有花紋二事並目覩
又嘉靖間許給事相卿寄弟書直名十弟相卿

武宗微行

應天金明府應祥家長千里武宗南巡值迎春日微行見其家
大樹集鳥突入而彈之諸臣皆微服以從

朱氏書問

寶應朱氏家乘有書問錄載正嘉間友人所遺凌谿射陂兩先

生書稱號連續不作另東如楊一清自名石淙病叟一清拜升
之先生道契蓋先輩也景前溪司成竟稱賜頓首凌溪先生年
又執事今薦紳通問名刺尺牘外又有駢啓萬曆末駢啟外又
小啟其詞略簡凡三副楮一全簡浮飾之極士大夫專覓人供
應如百函並發劉穆之直當疲死何暇理他務耶

新城王氏

山東新城王氏先自有王叟與其姬力田稍自給有貧措大夜
盜其廩枕其吭而燭之故其齋長也憐之曰勉旃勉旃吾夫婦
終不暴君之短因出黃梁與之人無知也

新城王氏上世祖鰥居一日天大晦冥良久既霽於塵空得
一好女子年十八九云外國人也乘車過風欣然飄墜遂為夫
婦今王氏百年科名貴盛無比 謝肇淞五雜俎

金史有國子學齋長予少時猶見廣文呼廩生曰齋長

字說

嘉靖前諸公文集多有某人字說蓋猶行冠禮也故以字重其後雖淵儒碩學見之字說者粲粲古道陵夷亦其一端

原潔

昨城原潔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戶部郎中督餉大同以羨餘還所司忌者以藥瘖其音因致仕蔬布以終

林濟民

汝陽林濟民弱冠時母病篤命娶婦入門而母卒濟民哀毀逾禮葬廬於墓服闋始合甕鄉里稱之成化丙午鄉薦教諭漳浦以身率人陞贛榆知縣

密箴

晉江蔡清密箴欲為一世經綸事止熟教篇緊要書 格天之

功興於衽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

虎枕銘

江西布政使岳池馮馴正德二年進士嘗任興化知府作虎枕銘太守抵方壺適多警虎三日兩授首鼠狗足評乎太守徵其方之將請裁屨作枕而寢其鞞銘曰非爾屨吾何枕非爾鞞我何寢起視海岱吾安吾朕

余禕令箴

鄱陽余禕正德貢士任清流知縣陞建寧府同知尋卒清流人立去思碑于東門其作令箴曰先王制爵子男同位羸秦廢法縣邑是設予室其民百里其地上應天星下分王治孔門稱路勇求藝漢室傳賢循良豈弟卓彼先覺猶或難之抑余

何人而忝職斯坐堂鳴琴盛德無為德既不足勞瘁奚辭片言折獄至明所推明既不逮詳慎是宜撫字之實惻怛至誠赫々洋洋得非虛聲

薛天華左戒右箴

廣東右布政使晉江薛天華作左戒曰毋通要路書以務養節則俯仰不瀆毋預塵紛事以務養寂則內外不擾毋拘末俗態以務養高則志行不羞毋受非禮餽以務養廉則彼己不失毋妄結賓從以務養交則戚党不棄而善彙集毋苟出言語以務養德則靜躁不與而口過息毋逐恣

而天氣全毋厭薄遲鈍以務養量則机心不熾而真性得毋訕世短以務養福則不恃人以見直而鬼責消毋虛邀時譽以務養誠則不怒己以見墮而潛德進毋妬嫉雋能以養才則不

設阱以誣善而有獎藉之功毋欣羨汰靡以務養蓄則不競侈以蠹俗而有由禮之漸右箴曰遇暴上思以禮臨之則不可犯臨頑民思以仁悟之則不為仇御群小思以嚴遠之則不起侮統列屬思以正率之則不傷威察友有過思隱規而公掩之則忠不失厚庶民有議思脩靜而密緝之則微不悛惡受纖介之私思以欺君為惧則動公益至叨一分之祿思以報主為心則舉職益謹怨者人所易愠思精白以任之則廷有分謗之士難者人所易避思質以狗之則朝有仗義之臣即有喜思畏義以制之則無佚寔之賞設有暴怒思觀理以忘之則無溢法之罰

易刻

伏羲氏八卦象各三畫三代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文王命名

作彖周公作爻孔子十翼說叙雜彖傳象傳繫詞文言也宋朱
元晦始定今易文次彖象次爻文次乾坤分上下篇終繫詞
說叙雜傳 國初易刻今程子易傳朱子本義成化 奉化教
諭成矩卑刻本義今遵之

張孟元

安陽張孟元天順乙卯貢士終南京職方郎中孟元還里徒行
訪人不散乘馬云城中冠帶乘馬者自廉使賈公迎憑使副使
馬公卿勸乃翁乘轎曰寧步行不取人恥張氏風範

祠廣文

廣文例不祠而崔後渠漁詞有威縣重修陳教諭祠記云陳子
名燧莆田人成化丙午以詩來教授著講義日勵士師聖賢卻
其束脩之問凡四年遷教國子云

十老會

弘治初夏邑有十老會參政金醞副使楊德知縣劉恭朱鑑劉
銓縣丞劉安教諭閔賢義官朱理醫官王淳 官徐銘威每會
奕棋彈琴賦詩時形圖繪 夏邑縣志

女飾

弘治正德初良家恥類娼妓自劉長吉更仰心警效之漸因
襲士大夫不能止近時冶容尤勝于妓不能辨為風俗之衰也
安陽張氏風範

犒市

北邊犒貢胡茶一斤直六金布一匹直四金緞紵直三十金
太僕市馬專給京軍互市馬給邊凡官市皆駕駿足必私買

總督體統

藩憲見巡撫都御史有常儀自韓雍總督兩廣極威重三司官
至庭跽伏謁唐珣繼之仍其禮左布政龍溪林同曰公昔為福
州府守且長揖上官况方伯耶亦長揖珣不憚以事挫之不為
動

雲南三天子

雲南人謂沐國公中天子撫臺東天子按臺西天子以公署相
次也土人尊其土司多稱天子或呈令守云天子爺千歲爺夷
習如此昔田州岑猛播州楊應龍上官輒責其帝制亦拘于漢
法未諳其俗也華亭包爾庚守羅定州有投牒云千歲爺杖而
遣之

香稅

泰安州泰山碧霞元君祠均州太和山真武祠俱官徵香稅給

諸司俸涿州娘廟亦有稅

北新關稅

宋黃震東發志提幹趙宗英墓云淳祐九年秋予始居行都北
新關稅田君穆騷人也云云觀此今杭州城北新關稅雖始成
化時南宋亦有之矣

武廟賜詩

武廟南巡至鎮江幸楊一清第作七言絕句見車駕三幸錄又
王九思作刑部左侍郎咸寧張鷟墓志云戊辰三月廷試進士
充讀卷官是時纂脩通鑑成得賜又御製寫懷回文諸詩

朝儀

外吏入覲春正月 天子郊祀畢赴旬日御奉天門視朝諸司
始奏事方岳守令等咸趨御橋南跽免冠伏待罪刑部尚書

率左右侍郎上御街北聽讀碑文繼而科道皆有碑文各推老
成一人北面聽讀大意言方岳守令等若弗能事、宜寘之法
以示懲勸 天子咸口出德音特宥之以勉圖後效于是各頓
首謝呼萬歲出翔日早具公服謝午門外然後吏部以黜陟上
閣聞

御史出差以都察院題定命下之日必兩人並聽傳制云東邊
的起去蓋 國初臺班聽特至今雖題定猶徇其例外官候吏
部注選考科堂吏呼曰進士官打躬舉人官不許打躬於是乙
榜聞之深是色沮此例或起嘉靖間意以前科貢錄史並用何
軒輕乃爾又吏部直房有坐杌止坐甲榜如乙榜群集一甲榜
至並起避不且班役呵之矣

行人司藏書

翰林院國子監雖藏書俱不及行人司以行人出使例攜書歸
各輸公署

薩琦變俗

閩縣侍郎薩琦廷幸上世色目人至侍郎喪葬遵朱文公禮變
其俗

觀場儒士

嘉隆前學使臨場大考諸生又大考儒士錄之入闈不售得附
學其不願者棄去故人稱觀場儒士萬曆猶大考儒士然鮮中
棄者後大考儒士絕矣

古醋

延平府城東北報國寺五代唐時建初開山僧嘗留醋一缶經
數百年色味不變

酒

桑落酒秦人訛桑為喪改稱秦酒徐宗伯學謨曰余憶十五年
前京師貴人席最珍喪落酒當是時已多避忌亦未聞避桑作
何稱者而今秦酒之名為備者誰哉痛乎人情益習軟媚世江
河下矣且桑落酒名極雅本無所觸犯而且易之又何有于他
事哉可發一噱 海隅集

杜進

嘉靖初臨穎杜進任九江通判于三年夏四月朔見兩頭蛇不
殺曰修短豈彼尸之哉越十四年疾卒見崔後渠墓志中

陳紫峰論學

晉江陳紫峰先生琛字思獻蔡文莊高弟也官南京吏部考功
郎中歸養母起歷貴州江西提學僉事並不赴四方從學甚眾
其言曰道一也無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異自吾人
所見則有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之殊此所以有難知
易知有可以語有不可以語苟能一日豁然則剗風上搏不為
高南極下入不為深茫、載地不為大涓、穿石不為小鬼神
屈伸往來不為微艸木榮悴開落不為顯經濟乎四海九州不
為遠致慎乎闔門衽席不為近聖賢制禮作樂之本不為精童
子洒掃應對之節不為粗周公誅兄不為不弟石碣殺子不為
不慈大禹之家傳不為德衰於克舜湯武之放伐不為得罪于
夷齊陸象山之主靜不為枯寂朱晦翁之分析不為破碎周濂
溪專授太極于二程不為私學二程不授太極于諸子不為吞

教蓋太極渾然事、物、無不各具吾人耳目所見有常有不
常心思所測有得有不得此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異
同所繇分而學者之進入不容無難易教者之指引不容無差
等也

陳祠什像

丹陽宋陳少陽先生祠東鉄鑄汪伯彥黃潛善赤體跪庭下長
可三四尺泥苔滅膝推不可動嘉靖戊戌南安鄭普以無錫令
為南戶部即舟泊祠下登堂瞻拜畢守祠者出紙筆求醮白普
題云一片忠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虜膝平生富貴何為二像
應筆而仆頭抵頑石、為斷時張黃門選黃二守希雍在焉咸
駭異之

劣考稱師

洪侍郎朝選督學四川賓大寧譚啟劣等啟登嘉靖壬戌進士
知晉江縣至則修弟子禮甚恭後巡撫勞堪誣執朝選按察司
獄啓時正為副使歎曰吾師被構吾不能救而尚仕哉即解組
歸

相國父不祀鄉賢

晉江王遵嚴先生作同安楊憲副逢春墓志銘云在崑山邑有
故相嘗欲奉其父祀于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
不悅按故相則顧文康鼎臣也位極鼎軸鄉議難徇今半綸極
起輒靡然趨之萬曆中錢塘機戶傅時冒錦衣百戶其先人某
祀鄉賢時敗追奪崇禎中吾寧吳中彥先以布衣納賞武英殿
中書舍人其大父壁故贈御史亦祀鄉賢中彥敗追奪二贈君
雖未業垢然替宗之祭政自宜慎

方太古

王陽明先生過錢塘山人蘭溪方太古享之既粟流藪明日陽明報如山人方曰野人為野人固當公徹侯而野具得毋非情耶陽明為笑謝

胡僖神助

蘭溪胡副使僖性惡殺生嘉靖間省試寓潘氏園群蟻數十萬聚于室童子欲火之胡不忍徙于他所暨入棘三書義至乙夜而就燈戲筆端不可遯久之始別構四經義思忽至涌如泉注燈亦絕不見遂高薦主司謂公四經義殆神助也

唐傑

休寧唐傑松山年八十二屬末疾晨有黃冠叩門曰吾欲游白岳願一見而翁傑見之則曰吾有藥可以益子七齡而子未能

服也命取盂水置案出瓢中藥末少許內之水忽涌熱凡百餘沸而藥自團為二如梧桐子顆搏之堅如石復盂之曰扁家廟七日而發也贈以一緡錢二襲衣不受出中門忽不見滿七日啟扇則異香襲鼻水半耗矣將服之疑其非常復扇之後十餘日疾大發更啟藥失矣

李宗道

常熟西門內虞山言子游墓或云嘉靖時明府李宗道痊鶴以子游土人不可無坏土故飾之

言子游婚申詳同子游子仕衛以上俱許子洽說

藏金變石

諸暨駱增鋤山中得大鐮可五十金鐮有字方晨臥見四人奔語曰非爾物也問所歸曰汝兄物也時兄對寢急呼授之兄亦

枕臥明晨兄弟謀禳于神視金色漸變如石其字如籀以示市人猶大錄也

三過鄭陽

泰州徐蕃孫女適沈良才徐沈並鄭陽巡撫從大父從父從夫凡三至鄭陽父嵩湖廣按察副使都御史

王恩民棄妖書

雲南臨安王得民買屋城外庭鑿魚池三尺許起石版有小方塘四週執甃一小几上燈一書小冊開視兵書也未載採戰引兔二方得民試之殊效其引兔方于婦人則呪一物與食其婦夜即至于女子則得其生時呪之無不驗其弟諸生恩民借閱溺之恩民戊辰進士位中丞人謂棄此妖書之功也

盛瑞明同隣

廣東揭陽盛尚書瑞明起宅鄰人質成辭曰吾先世舊隣一旦舍我去何所稱兄弟子

曾氏譜

嘉靖初山東曾氏合譜江西過杭州宿仁和嚴氏疾卒嚴氏得其譜改冒曾今立先賢曾子祠

慶成王百子悞

晉府慶成王鍾鎰子四十四長子奇楨襲封外一早天二廢廢人餘四十人封鎮國將軍女四十九人孫百六十三人曾孫五百十人見玉牒王元美皇明盛事述云慶成王百子悞也鍾鎰謚溫穆獻徵錄悞瑞順王奇湏

張太宰遜弟

仁和張元洲潮其弟漁先發解登第嘗赴人席時輩群向漁揖

元洲笑曰舍弟年長又元洲婦初怒其以斥場屋未免空謫元洲走靈隱寺僧舍倦卧一榻時僧新沒方接散無費故其徒暫出而元洲不知也頃更鬼入視非此人乃張天官身

故官優免

華亭顧文僖宗伯清曰鄉先輩任公勉之歿未塋里長編其子弘為養馬夫教授張公以白太守上虞葉公冕葉大書榜于門曰今後均徭故官子孫一例優免

嚴世蕃養子

嚴世蕃分宜相嵩之螟蛉子見趙時春作王與齡行狀

總兵檉知縣

嘉靖丁酉梁震為陝西總兵之平涼迎劉都督知縣王詡素廉能謂惟長揖震策之二十學諸生關與震辨震縱僮搏之各毀

髮敗面 平涼府志

駱文盛

嘉靖辛丑編修武康駱文盛分考禮闈其從兄孝廉錦以屢困公車欲編修免入庶得應試編修不聽錦引避志甚尋卒于家勉其子力學安知後人不詞林也錦孫從字萬曆乙未進士歷南京禮部尚書

張烈

華亭張烈官都水主事微時作三字銘不能詐寧守之以直惟其然故無悖於德不能諂寧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貪寧守之以廉惟其然故無愧于天 寶日堂

張二郎辭官賞

上海張二郎勇勳善泗水嘉靖末太守方廉慕之偵倭斬級賞

銀寄庫支酒食事平錄功世百戶賜官妓並辭不受行乞宿岳廟廡後撫吳召予庫金仍辭以乞終上海縣志

功成不受賞長揖大將軍如張二郎鷄結乞食尤奇

金傑棄官

嘉靖戊午江寧令蘭溪金傑由貢生性恬澹持正不事鞭朴裁省供億致忤上官任半載一夕謁上官授吏以印竟去不知所適家人號泣倉皇而歸後聞隱九華山學仙江寧縣志

張承

安陽張承伊嗣教諭南宮善詩與盧柟謝臻善所著石湖集柟嘗題四溟書舍云石湖詩如蒼山老人奇平峻骨四溟詩如金閨治婦雜繒錯錦張承曰丁巳余教諭魏縣盧仲木寫詩余告以詞畫俱弱戊午與謝子猷寫詩予訝其詞畫更弱嗚呼豈知

二北為死之北前言為仲木之絕筆也哉

孫思聰

嘉靖四十五年春甘露降項城縣典史孫思聰完槐樹甘香殊常未幾思聰卒于官

東洋行縣

福建東洋行縣在寧德縣十五都嘉靖辛酉倭難作東洋民東亂恐掠以其地僻民頑設一縣令林時芳申建行縣于周墩分主簿一員駐紮其處賦稅就其徵收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朝鮮史吏曹叅判尹根壽子固同子進士昭至京云小邦極慕王元美汪伯玉集即童子皆能授讀隨有詩懷兩先生云大海雄文迴紫瀾齊盟狎主有新安平山空抱投鞭願帳望南雲不

可攀

十友

武康編修駱文盛兩溪書款山寺十友蒼髯翁松抱節君竹冰
 雪主人梅晚香居士菊懷素子水仙碧菜道人菖蒲秋江逸客
 木芙蓉月露主人梧桐幽芳處士蘭雲華仙蓮錢塞庵相國士
 升傳十友茶醒友鷗間友雪潔友菊貞友石介友松高友蘭芳
 友香清友竹筴友其一蓮花淨友蒲團禪友麈尾談友青瓊
 舊友紙帳夢友孤鴻遠友落日西友寒蛩吟友楓葉紅友拄杖
 老友其二

田千秋塋像

蒲州田千秋好學善擊劍嘗鑄銅像鑄已名字塋之語人曰使
 千百年以後人得之即神仙也

海鹽煙火

海鹽人善製庭燎元夕特盛吾縣硤石西山廣福寺有宋碑勒
 名曰監海鹽縣澈浦鎮魚煙火公事其夫庭燎細事耳見於帶
 銜亦見前代綜覈處

汀人善舟

汀州九龍灘險激舟人世居灘上習水性也精其業舟人入灘
 例情最能者為護一舟下反護其次者世業亦數姓又僅數
 人誓不外傳也

敗海

閩粵人頗敗海今延及浙直自太倉崇明出洋載淡水人日給
 六甌泊島亦可汲或未易泊抵日本對馬島或早弥島將至舟
 聲三炮島人出迎登貨于邸王延款一日聽島王定直華人多

雜居者亦好花木書籍

王希周自劾

嘉靖辛酉和平知縣閩縣王希周蒞事三月有東壩張德傑所寓人已行通判王佳以縱盜迫德傑死日以東壩人殺盜欲屠之希周不聽夜勒開門發兵希周度不能止拔劍自劾佳乃已

吳承恩報仇

吳江吳邦棟大司寇訃菴公山之幼子以諸兄醜第意營秋試為怨家所訐少年惶急飲醜死邦棟仲子承恩壯而憤其事誓必報隱結力人某刺殺之人無知者數年後力人以婦詬婦呼曰爾不嘗以吳王孫殺某氏乎隣人訟于官承恩下獄論後得釋雖事不以正其志足於也

汪在前

歙縣汪在前父炎丞平湖忤太守徐

下之獄在前以諸生

視索饘日伏謁求解不為禮是年丁卯在前舉南國戊辰成進士任嘉興司理其去索饘時未隔歲也太守郊迎素好貨至是歛潔士民傳誦為一時之奇士固不易皮相哉徐敗官去在前遷南京刑部主事而止蓋兩相構云

丁賓

嘉善丁清惠賓嘉靖甲子鄉試陰慶年未進士名稍後鄉同年支大綸先登第性矜倨至丁所見進士扁曰四十名外不成進士答曰尚有下第諸公筮令曰容父戒之曰汝此行紗帽人說好我不信史中說好我益不信即青衿說好亦不信惟瓜皮帽子說好我乃信身治曰容六年入覲謁江陵師相於朝房師相曰聞吏績甚著答曰更三年尤好師相曰迂濶吏部因不考選

江陵見車曰白容不當遺選御史

錢若廢

鄞縣錢若廢太守初鄉舉家人烹鷄失其首及縣提烹鷄立候
又失之時以為異自臨江守下獄論死家人召筮判曰若要出
待天突果天啟初釋

梁邦瑞

駙馬都尉梁邦瑞尚穆宗永寧安公主素患劬血選時潛然血
下司禮馮保受賄禮部尚書徐學謨阿其意俾病夫進選陷公
主孀居見通政司右叅議梁子奇疏中

丘璘遣子婦

隆慶辛未進士諸城丘侍郎璘之子早夭嫁其婦華亭陸給事
樹德問及歎之侍郎曰憶相舟之咏錄于聖人清之臺築於天

子此光岳間氣可概望之人乎

高儀尊師

錢塘高儀文端相國父業染兒時戲汚染籍手錄不遺吾寧朱
舜臣適見之勗其力學因受業焉踰冠巍科終身事師甚謹有
蒼頭至朱氏稍恣時舜臣教諭金壇卒矣文端方大宗伯遺書
教諭子痛自刻責

陸樹聲

華亭陸平泉先生以侍郎予告南還值孝廉舟競前其僮曰我
相公官不止此陸徐呼其僮入舟諭曰相公他日不止為我官
但我前日曾經為相公

江陵稟簿

萬曆初江陵張文忠稟簿歲積餘寸許旨極簡切嘉善錢塞卷

史官時時彙錄之後入相頗得其力

劉臺

臨川湯顯祖甲申見通北驛寺詩多感故侍御劉臺附題其後
江陵罷事侍即出冠蓋悲傷并一時為問遼陽嚴謹日畿人曾
作送行詩

湯顯祖

湯義仍舉隆慶庚午鄉試以文著鄉人羨 寧宣城萬曆丙子
義仍過訪宿 寺識梅鼎祚禹金得交沈孝廉懋學嘗同課寺
中有楚客角中葛衣通候問里氏曰江陵張某今相國父行也
疑之然不敢忤留飲且醺焉客辭曰二孝廉入京相國期一晤
意頗懇切至期並寓燕前客果未勸謁相國各未決客曰第訪
我相國自屏後覘之耳沈獨往而退客又至語沈曰相國善足
下文謂福薄耳招義仍終不往尋沈雋南宮對策進士第一義
仍下第然深服江陵之知人能下士為語常熟許子洽云

禁殺牛

萬曆初巡城御史楊四知禁殺牛榜宣武門外多回夷世業萬
眾鼓噪總憲亟令收榜乃定夫禁殺牛未為非也群習難改故
善治者貴因勢而利導毋拂眾以就功 又郴州猺人雖竊一
鷄必抵命嘉靖末某官欲改行漢法猺人立表倡變太守南安
陳學伊檄仍其俗乃靖

申其學

日照申其學由明經令睢寧呈開府李世達築城未得決止何
開府經其縣城且半就驚其何自對曰不費官亦不煩官開府
詰之曰今來時邑故多沮洳災福也而務閒無事與廝徒飽食

坐卧令惜日課之樵久之菱藕山積無所用之陶得甃以巨
萬計度為城有餘獨少灰與工食今賣菱及甃就矣開府太息
助米千石再過之樓槽具備事在萬曆癸未

王國光

萬曆壬辰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陽城王國光里居有娉婦李
氏或勸國光娶之未行時國光年高亦不介意會有他故氏自
別陽城令故嘆國光謂其福智死寔非也巡按喬壁星疏
聞削國光籍所樹石坊俱糊名不敢露北人遵令如此南人雖
削籍門額坊表如故也錢塘太常少卿陳三謨以江陵党削籍
又坐殺人罪城旦其賜一品服坊則吏科都給事中時也至今
存

姚弘謨迎事生母

秀水姚少宰弘謨繼文嘉靖癸丑進士父訓導卒官母更適
依祖母劉氏至成立登第後迎母歸養克盡孝道人方之范希
文

元輔家幹

張居正奴游守禮

中時行奴宋九原京衛經歷不曾任一日即肥封

海瑞

海忠介巡撫江南華亭徐文貞偕家居子僕積橫訟牒山積謀
于珥筆並不稱意崑山某年十九最後至見各案俱不視第曰
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文貞聞而善之詢其策對曰相公柄
國久願假尺一之書走長安故人足矣勿與此曹子角勝也即
如其言致書馮保又賄給事嘉興戴鳳翔等劾罷中丞徐氏之

訟熄操縵既熟其後凡異彼者即以孔方挽之烏程董氏亦然

周天球

長洲周公瑕先生師事文太史徵明設像中堂歲祀之萬曆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無子

邵虎菴

錢塘邵山人虎菴善吟繪讀書山中有隱操郡丞新建喻楓谷均欲見之不得怒奪其山虞淳熙詩老作間民不負租不濠不澗路應迂叩門雙騎傳呼急一片紅塵山已無按楓谷擢穀藝苑傾慕緇衣而事同伐木所以鑿坏踰垣之寥々也

續吳都文萃

宋季洞庭山鄭鼎臣選吳都文萃積四卷虎臣即殺賈似道者萬曆時吳郡錢穀續吳都文萃凡二十卷未付梓今佚不存

吳稼澄

孝豐吳稼澄翁晉父維嶽巡撫貴州世稱詩嘗訪仁和沈工部伯含朝煥有解帶對山人之句嘆之因謁選授南京光祿寺典簿遷雲南州判官晚號雲蓋山人易簣日命服山人之服如故官非其志也

嚴訥

常熟嚴文靖相國家居有老儒候之調相國曰先生自視與孔子何如相國駭避老儒曰非謂道德也第論名位相國曰宣尼僅魯司寇僕忝冒多矣老儒又曰老先生何如周公相國益駭避老儒曰周公當初造又值流言不如老先生作太平宰相又曰老先生何如伏羲氏相國駭不能答老儒曰今日某卜祈伏羲氏聞相國召舍之而來直過之矣相國大笑

楊春元

駙馬都尉楊春元同安人尚榮昌長公主極有家範貴而能孝
富而能禮每召客親視鼎俎子光獲錦衣衛帶俸左都督光舉
光旦俱錦衣都指揮使並讀書守禮有父風父卒于京哀毀不
勝扶櫬歸葬徒步百餘里廬墓母喪七日不食衣不解帶者三
月竟羸瘠而止

王述古笈記

禹州王述古萬曆己丑進士官刑部員外郎作笈記示歸德沈
相國鯉欲於祝壽日對仗宣讀以免礦稅然後起歸德不可令
述古作奏自上述古難之郵縣相國沈一貫改作揭進不報

陸平泉論風俗

崇邑許純齋維新侍郎前守松江問風俗於陸宗伯平泉宗伯

曰無風俗許訥之宗伯曰公倡于上為風吾儕效于下為俗天
下豈有風俗

柳州象裔

萬曆初貴池蔡清守柳州古有鼻壘處林木蔚蔚祀即見崇守
歲祭問之土人云某姓為象夫人之後衣冠未替備祀祇後稱
始祖陵數千年荒裔猶叨外戚

耿楚侗馮慕岡講學

或問耿楚侗先生定向以天命之性先生方欲擬解其人曰意
公自言其性耳先生為之嚶然馮慕岡先生維京會友于白下
疑然相對或曰馮公何無講座下曰此人渾身是講

林兆恩

莆田林兆恩以良背之法教人療病從者雲集博極群書著三

教會編若干卷老得心疾顛狂逾年乃死今金陵有祠二蓋其徒崇奉之也

祝世祿

江右祝世祿無功解褐當塗今有馬指揮家墻壞見窖金甚富相傳故宋賈似道遺園也嘗衡三天長三天深若干事聞于官丞尉等爭往無功獨不至後按臺傳其事上之朝知無功不往因薦及

談遷曰吾因祝無功事而有感于近日也崇禎壬午冬有賈舶私販日本携人參直十萬金登吾寧海岸將赴嘉興土人利之告邑令劉憲模往捕之盡收其橐因私販者數人不以聞上官賈人訴各臺憲模報數先後多寡不一又分參餽上官如司理宋橫即百二十斤實不能半而初時捕役乾沒者不與焉其賈多晉人陽城張藐山先生時以大司農改總憲或求先生東浙撫董象恒為諸賈地先生不可曰利至十萬金勢必上聞無益也吾不敢預點墨已而撫按果奏上憲模免官前予在坐親聆之先生歎服其遠見政與祝無功事同

朱中丞悞奏反詩

朱鴻謨開府吳中時閩白多警太倉王士驤等群習弓矢或訐其反搜捕手札君實有心追序布蓬門無計作朱家為左據鴻謨奏上事下兵部兵部
伍袁萃告尚書石星曰此拜月亭傳奇中語何得作反案出坊本示之尚書釋然

馮少墟會約

萬曆丁酉十二月長安馮少墟先生閩中會約云冠婚喪祭當以會典家禮為主至于冠禮久已不行尤望諸公亟倡之士大

夫子每年正月六日各携餅果四器酒一尊同至公所拜一拜
再二拜以見相答已會申散有年高步履不便者公除餅果四
器酒一尊送至其家非不得已事不可不到一彼此往拜正用
單帖後輩于前輩用折柬前輩用單柬答後輩逢遇前輩下車
立道左候過方登車一彼此往拜務相見不可概以不在辭如
談久隨便出一餅一果不必設桌一彼此稱呼或字或號不必
稱翁惟後輩于前輩仍用翁字

梅衡湘論友

公安袁小脩中道客長安以學道未契汲求友麻城梅中丞
衡湘國楨寄書曰貫城之旁有日中之市烏雞無奇瑰異物而
抱所欲者各恣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公欲於此處求友顯靈
宮古柏婆娑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棠子花如錦帷可容二

十餘人晉陽菴中有唐鑄觀世音相沙窩水葛道士毬順城門
守門老中官射亦不佞數十年內所得友也公倘欲之便以相
贈

朱氏世紀主司

蘄水朱康侯

進士大父方伯珍

嘉靖壬子鄉舉房考

滁州學正全州李

總裁衡州知府德清蔡汝楠監臨御史

績溪胡

癸丑成

進士房考吏部主事泰和湯主考學士

華亭徐階侍講學士高安敖康侯兄知府長期嘉靖甲子鄉

舉房考承天推官絳州孫總裁憲副汲縣潘監臨御史長

垣徐萬曆甲戌成進士房考兵部主事崑山陳主考大學

士全州呂調陽侍講學士南昌王從兄萬曆壬午鄉舉房

考武昌推官長洲褚總裁按察僉事上海王監臨御史常

熟錢岱原侯舉萬曆己酉房考行人蘄水郭 主考左諭德龍
溪蔣 右諭德河津趙 庚戌成進士房考洗馬渭南南
主考侍講學士宣化蕭雲舉侍郎王圖並世祀於家

趙御史論囚

萬曆壬辰進士趙蓋菴 以庶常改御史嘗論囚有禁卒以獄
逸代死先一日獲囚刑部不及聞御史臨決問同年李騰芳云
何李曰當疏明其事候旨庶不枉不欺竟阻于同事殺禁卒止
何御史死

郭達

密縣郭達伯羽萬曆丙子貢士歷官真定同知幼聘姚氏偶失
明議退婚達指天誓曰我不娶彼何婦遂完娶生子六

蕭如薰杜文煥

萬曆初蕭如薰杜文煥並西陲名將並能詩有集行世即紀其

一
新秋呈霽色寒草正丰茸杞樹珊瑚果蘭山翡翠峰出郊分虎
旅乘障息狼烽坐之舒籌策天威下九重 蕭如薰秋征

朔方才喜靖胡塵又見邊聲急震隣雜虜橫行如火烈諸軍豎
壁似雲屯纓冠義切寧違命蹈刃心雄止受身獨提三師先陷
陣保全疆場報楓宸 杜文煥定西捷詩

盜俠

沁水竇生以父尉遷安往候遂還出天津值盜剖篋見殘簡薄
之生曰遷安尉安能辱耶今且何以歸也盜感悟引還家貽百
二十金贈小黃幟令道警出示之自是畏避亦幟彼悍少曰自
大兄處來乎生得邊里其兄游河南語此事于逆旅老人老人

曰後輩州、何足道因叩之老人曰少作此伎倆今髮種、矣無足問也隨謂客能射乎客引強弓而且赤老人拓弓如輕綿射飛鳥命中客駭服老人曰平、身更截柳梃各二尺置樹端發鏹矢必中裂又立木寸餘矢捍木平過又不仆老人投弓而嘆休矣日暮西山可奈何客今後如道警第述其名猶及免也

曇陽子

王文肅家幹曰五曰七通敏敏任並致厚賞又肅女字徐少參廷棟子未行于天時王家有白狐出沒作屢語雲篆或靜室枯坐諸真駢降非無因也文肅迂而神之侈言其事聞于兩宮俄而狐隱不復出靈響遂絕母朱夫人計窮而王七之塾為紹興某生密捐千金以女歸之某婦後單門驟侈其橐且女容止不凡隣人挑之不可或脅以無端女吐實曰我太倉王相國女也

聞于朱夫人相國族父孝廉號兼吾其人強忍自任朱夫人即

召其女置孝廉家而通書相國亡何相國報命第聞孝廉室內泣聲俄寂如也又累月紹興某生來同至者五人亦延款亡何並不見其出則孝廉意也王元美作墨陽太師傳倣唐人南岳魏夫人傳曰明樓熄指其妾鄞縣屠儀部隆上城隍詛之後曇陽子祠位雷擊燬

王世貞

王元美先生每夙興燭下盥櫛輒閱諸行狀隨草一志傳又成一詩出報謁有輿頗廠旁列書供覽所坐書室設大並四隨事札記分投之經月一理夜客四人嘗侍飲有某別號怙怵嘗投簪求題云妓所贈者先生即曰鬱陶思君簡其提趣類此王岡伯士騏先生之長子也先生與王文肅非同宗特契洽嘗

共讀恬澹觀中兩家子弟比於雁行萬曆壬午同伯解額第一
成進士文肅子辰玉衡嘗過之值其內擲不即出意不快
會選庶常文肅當國謂瑯琊素不以詞林重同伯遂不預雖文
肅無所私實辰玉意也故同伯怨望及文肅還里伺其起居輒
示東林諸公絃于群口矣

文在茲

萬曆 陝西初場督學

閱諸生試卷揭何龍圖第一文在

茲呈七義謂文宗誤矣必我也者非龍圖也督學深然之果在
茲第一七榜首龍圖次舉龍圖又第一

無賴妄奏

萬曆 丹徒張昱奏其叔占叔第一祖高宗駙馬培賜物又第

二祖蔡京丞相女奩物并發吳慶封潭子家寶物萬、湯顯祖

若士詩天帝詠諧一字聞宣和遺事莫紛、獨憐千載埋骨
不到延陵季子墳按金史宣宗興定三年十月癸未平陽判官
完顏阿剌左箱訊察霍定和發宗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
格遷賞職相封殖祇供後人官帑又供後人誑墨何不將六州
鉄鑄其身于銅山金穴間耶

司汝霖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江陵司汝霖本汶上張林子數歲失母
江陵司鐘督運過汶上與林善乞為子年二十二登隆慶戊辰進
士歷文選郎中太常卿鐘再受封後復姓改名汝濟卒年五十三
遺書曰開府非早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幼勞吾慚負于天地

有司重聽

嘉興推官 改鑲重聽巡臺嘗問幾令郎曰外郎二十四人滿

堂笑之 無錫知縣 謁學使學使曰益臺于貴縣有說荅曰
已喻明日進硯問其故悞益臺為硯臺也遂免官

雙乳

嘉善錢士晉守大名有諸生兄弟四人貌各相似問之同乳二
人生正月二人生臘月俱歲內記其髮偏全

徐大相論魯綬

萬曆 吏部即徐大相先以國子助教論稅監魯綬不報綬內
惧進班異若干列凡上上欲受之適中宮至問所自中宮曰國
子先生論人當不差奈何受之上即麾出中宮去旋受之

許會元稿

同安許獬子遜年丑南宮第一先是下第南還道墮相御和
昆陽值之贖五金子遜貽制義三十首內食不厭精全稿和應

試錄之拔高等食廩又易義售姑蘇酒家六瓶後冠禮闈梓人
購得之

梅花詩百首

屠儀部隆長卿求友人侍兒令即席賦梅花詩百首長卿援筆
立成因婦之

長卿挑達不羈先因宋西寧家狎飲罷官嘗游西湖泊舟西陵
橋詞客滿座語及前事忽曰宋天人真絕色也眾為之匿笑又
曰吾一夜可度男女十人歛縣吳德符時在座為余言之

趙文懿墓銘

崑山顧天峻開雍誌蘭溪趙相國志臯墓簡峭嚴潔大有古法
不似諛墓之習銘曰公初激昂時宜勇也公晚委蛇道宜漸也
公學至偉巍科猶細也公用未究久相猶促也生焉顯榮沒永

寧也

張九德

萬曆己酉松江守張九德同知楊勳俱寧波人張守嘗出郡治門見治前大書一酉字畢滿一場賊而返楊問其故以竇荅並不解其故後四十年乙酉松江陷

虎入城

萬曆丙辰七月晦虎夜入杭州錢塘門旦遂之踰城出不能獲湯鄰初先生煥曰虎反爪為虐虎入城主酷吏肆威

偶然詠

韓求仲太史敬嘗入內閣妾今日何衣徘徊曰偶然何更換一書曰偶然兩言可念姚叔祥士彝遂賦一絕袖裡紅綃裏一編偶然應荅語新鮮若教吏問即何以嫁得即來亦偶然

冥衣

嘉興通判某北人也嘗過市見紙神等問之曰冥衣也心恠之色成疾傳隸卒取冥衣來隸卒以呼名醫也召劉巽峰通判曰焚了時以為笑

榜豐縣

孝豐縣令其諱孝宗每榜示曰豐縣又福建龍巖縣北四十里孝山縣官始至則祭之謂孝山名或莫乃入知縣黃廷珪改曰壽山自是不祭而皆無恙

樵李詩人

萬曆間樵李詩人頗盛姚叔祥起儒書丘遂本天寧寺僧空梵也遂于岳氏走補嘉善諸生仍被斥以詩游薦紳間陳無功本龔郡守勉侍史積資官泉州府經歷沈藻明德本吳氏舍人並

能詩不諱其所出明德家設恩主思我吳公之神位每遇人輒
自稱名殷東臯 本村農車水手一綿紙書陳眉公過問則
後漢書也因勉之成名

早稱

府衛州縣佐貳首領官見通判以上皆稱老爺與奴隸止異萬
曆間濟南歲貢生王之翰選 主簿見上官一呼老爺遽感
心疾見人輒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竟死趙州選貢宋弘
業選 州同知上疏求與州縣正官俱稱上官為大人奉旨下
部准通行弘業見巡撫遂稱老大人巡撫怒而笞之十五憤恚
病死見家宰趙南星疏中

許令典

邑人許太守同生令典萬曆丁未進士嘗從官淮安教授壬子
分考四川出游見成都人婚車餘從白衣冠問其故曰孔明卒
時蜀人俱服素遠者遂以為俗不之更也曰孔明孝
許太守往廟灣周氏適新進生盛服縱擗許膝下從者指為太
守也許叱曰此處安得有太守或問其故曰我不代伊父母教
他

陳心得

萬曆己未冬十一月崇德知縣陳心得解舍失火延燒軍器庫
傷於火藥卒今立祠

臂紋

秀水陳居一太史萬言嘗欠伸左臂隱有紋旋膚理若動出
文中起寸許長過之乃玉筋篆一進字即以朱塗其文用楮印
倒篆數紙鈎畫宛然晡而稍平見太史自記

印綬放花

鄆縣董侍郎光宏筮仕

退食案上印綬忽開放如青蓮花

良以始合身右遷凡三放花至侍郎

趙南星

趙儕鶴太宰以葉相國孫

上書言事對人曰葉臺山有孫魏

見泉無兒時魏廣微來訪辭之魏曰我即人可輕家亦可輕身

止何魏因失廟祀見攻

魏廣微

魏廣微父允貞以清直名廣微雖世學經術疎畧同烏程朱文

甫國楨在閣河南上玉璽擬聖諭一道各具草魏云人君得天

下易得玉璽難文甫諷其改魏曰某得意在此末年媚璫之首

駢四儷六多元城平湖二公筆黃立極施鳳來

陳長祚

長樂陳尚書長祚以葉相國之師致八座相國辭印或規其引

退陳曰雖年迫懸車而少子求廕叙欲少慰之辟如驢馬非不

願息無奈人鞭其後耳

汪文言

歙縣汪文言以侍兒事縣令施天峻見李元庫吏餘節事敗逃

入京久之黃緣太監王安一時直東宮因善中書舍人魏大中

侈附羽翼自云本武生大中轉掖垣於諸公前說為異人密托

訪隨委隨應蓋上交冠蓋下結胥史故於投合益巧而借援正

類感慨以發舒其意車馬如市苞苴日進應星同大中書

善傳概大中初概而吏科都給事中關原訐阮大鍼同縣左光

斗恐其反覆仍計出之改用大中各致隙

括銅

天啟初太僕寺少卿徐卿伯括南都廢銅四十七萬餘斤輸北
京二十九萬八千餘斤留鑄錢俱大內各宮銅竈銅溝等物

黃尊素

餘姚黃御史尊素白菴微時有友人亟其懸館致之夕嘗酣歌
令君曹谷聞之問於丞丞言其實命戒之後勿復爾黃酣歌自
如丞去醜捷已曹進御史党逆魏敗名

銀錢分定

建德鉄工某欲往池州過七井山其上曠野忽見白金無萬數
作四堆某熟視駭異叩首曰雖神貺如隻力何且迫暮先袖二
鏹行十餘里宿村舍告之約共取晨往俱壘土也袖金入池州
尋罄笑

嘉興李同知芳家梅溪里貨甲邑中偶門外遺一錢者類穢物
心疑之俄行者拾去遣問則一惡錢也同知嘆以我之富一惡
錢亦不可妄得易之以示後人

天啟初海鹽橫山張氏蒼頭楊隨龍春日鋤麥坎瘞金若干俱
刊楊隨龍名其主徵之不應被榜自經訟及至人大挫其產亦
累死以阿堵物主僕俱斃故知管寧揮鋤不顧者有以也

佞佛殊報

硤石鎮屠者某渡海禮普陀洛迦山同舟客某雖積慶以眩疾
不輟葷累教卜于神不許浸尋六旬決志元旦卜之利至是登
舟謂風疾備脯少許俄觸風長年徧詰諸客其人無以應奈何
以我故貽患諸君子但乞登岸從之時抵暮荒山榛莽分必死
良久見山上有燈意人跡窮其所往植蓮人告之故蓮人謂我

舟便挈抵普陀迅帆乘風昧爽告泊禮佛下山而前舟方至賊問其繇則積慶所祐也屠者能記其姓名。

天啟丙寅太倉王氏航普陀且至風覆之盡溺

崇禎 正月大風雪寒甚斷舟香客或飢凍死

丁丑 月杭州天竺山香舍夜火吾縣斜橋 氏旅宿以鑰其

門焚死

名刺

詞林以兩雍為外任祭酒通刺司業稱寅弟還詞林不復稱寅給事謁內閣投刺晚學生答稱知生御史通職名答稱友生萬曆末葉向高入相並答知生崇禎末左都御史李邦華奏改御史投刺如給事蓋聞之黃澍云不知果否

平湖趙無穀先生維震侍教辨曰世俗士大夫投刺書名但繫

京秩即止稱侍不用數字於是有以銅臭挂名京銜而目不識

一丁者公然效尤以豪於御里則曰京官體應如是予謂不然

侍以分言臣于君則侍子孫於祖父伯叔則侍子弟于師則侍

其在交游惟于達尊稱侍則可平等交何侍為若教則無往不

可自聖賢以及藟莩工瞽苟有一言合道一事可法雖王公大

人亦將折節請益而以區區腐鼠遂謂天下無可受教見解抑

何陋也此例想起於陰萬間吾宗約之兄云鄭淡泉先生官銓

部時通刺吾相稱侍教生不稱眷以非至戚也先生去今未遠

要見爾時古道尚存今同省皆稱眷未足又益以通家而獨

新以數字蓋驕浮日熾古道蕩然矣此不當責之諸銅臭答在

吾党志復古者請違眾獨特之何如

萬曆乙亥留都部曹諸人極一時盛且脩先輩故事易子而課
自為一會各因所至考其最殿而摩礪之禮部蒲州馮竹坪公
子撫謙年十六勞謙逸七歲兵部則興業何鈇橋公子右雅獲
鹿曹嗣山子應徵應名名年十四徵年十二而雅及召子勞謙
同歲河源李斗野子樹楨年十歲武進史禹門子志實少樹二
年而吏部涇陽羅涇坡孫獻瑞亦七歲矣又狀元俞邦撥年十
八羽林前衛李承忠年十七蓋諸公教諸子館客之子也 駱問
禮萬一樓集

書法

邯鄲淳曹娥碑真蹟今在太倉王文肅家 包長明說
陳叔度與曹能始論書曰有友工書但未絕俗奈何曰筆未拙
耳拙則不俗

嘉興助教李曙巖 原中曰凡人書法濃筆多天淡筆多壽

茅筆

陳白沙先生自製筆作大小書傳于世人莫能效之
產異

萬曆丁未吳縣石湖陳某妻許氏產夜入白魚後又過期不產
一日請治平寺僧誦經祈祐忽產一胞剖之一銅法馬也重十
兩鐫萬曆二十六年置

徐州吳端妻初生子歷五十四日忽嘔三角物數十條之乃銀
二錢四件五六月連嘔數斗合之得大錢七十五皆有年號

朱國盛朱積通誦

天啟時工部郎中華亭朱國盛黨逆魏歷加尚書銜魏氏敗國
盛除名鄉人朱積因宿怨同陳子龍輩上書刺之輒稱逆党積

登崇禎癸未榜選庶吉士從李自成逃歸國盛謂為順党題楹
曰寬着肚皮包世界掙開眼孔看時人

沈淮

烏程沈文定相國南司業時魏忠賢以事至重其才辯厚禮之
且薦於同年浙撫 贈遺過望忠賢感之天啟初相科
給事中惠世揚以太學門生未謁勞閣人沈光一昏三日終不
為通世揚恚首攻文定去

熊廷弼

輔臣丁紹軾馮銓上私刻像遼東傳因殺熊芝因丁卒時見熊
索命又壬化貞同熊臨訊在道輒賄市人頌王嘗熊

朱國祚

壬司寇紀論沈淮削籍初朱文恪擬旨未荷 上自改重時旨

出人多文恪脩怨司寇曰秀水長者不至是乃烏程構成耳

毛文龍

天啓丙寅七月金人遺毛文龍書曰古國家興亡皆天運循環
其將亡也必災異屢降各處兵起其將興也必天默護祐動而
成功南朝運終死數未盡天使喪亡將軍豈能救之乎良禽擇
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韓信陳平棄楚而歸漢劉整呂文煥棄
宋而歸元此皆默識天時擇主而事名垂後世自古天生帝王
不念仇隙只論功德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殺而相之遂成霸業
敬德太宗之仇也不殺而將之以有天下今將軍縱竭力辦事君
臣皆迷反受禍患南朝氣運已盡時勢已盡悔之無及文龍不報

董應舉屯田

董應舉奉屯田之命給帑金若干亟于成事出價買田業主包

祖董去任即廢蓋墾荒可久今本熟田何以永賴錢相國塞菴說

顧秉謙

顧相國宴魏忠賢窮珍極異覓竒錯四十盤令吏四十人頂獻上紅奩書其味出其地又自撰其鬚曰本宜認子但不用我白鬚兒命二子台碩台砥稱孫立勞二百金壽忠賢文自稱通家晚生二子稱門孫祝

樊良樞

天啟丁卯四月浙江學使南昌樊良樞自還杭州登江所失印三日或得之司前石獅口中尋出試衢州投劾去

箕仙

天啟二年五月祀縣趙太守彥復游百泉書院有客召箕云誰

陰侯也以遼事判曰好將國事與君籌將士無心欲解謀幸得天心猶未泯還看英武定神州又問又判云其自咏曰當年初構未央愁日月無光水倒流散謂漢恩原自薄已令楚客作俘囚青山不掩英雄骨白日難銷天地憂我欲為君論往昔青衫濕透淚還流

戊子山陰白洋朱氏以亂召箕問避地之所在御牙曰不可在城牙曰不可然則御城間牙又不可歷請其故曰不在劫中人無可無不可

魏忠賢

太監魏忠賢籍沒後崇禎二年七月晦吏科給事中李遇知巡視內庫同各官估諸物抵文武官俸有花梨木烏木雕花彩黑彩漆黑漆螺甸各項大椅二十五上有龍文鳳彩萬壽等字問

之內監云神宗皇帝寶座逆賢家籍出又諸臣上壽錦暉崔呈
秀祝壽文二篇顧秉謙賀六十壽文一篇張瑞圖慶崇壽序一
篇黃立極疊承恩論序一篇馮銓祝上壽上公俚言百韵沈惟
堡生祠記一首張宏德祝萬壽詩一篇馮銓詩曰德稟乾坤秀
身依日月光惟山寬截業瀛海 汪洋甲代名方大於功 自昌
嶽靈生伯甫苗裔出高陽文武人稱傑絃綸世代匡器含商九
潤胸富甲兵 偉畧高伊呂雄才生管商枌榆 漢苑運會際
軒唐已識天顏喜還知夢賚良楓宸心膂切禁苑姓名彰玉珮
趨長樂金貂傳未央祀分仙仗彩袖惹御爐香疏附明離照周
旋互震陽前星初熠々幻海已決々羽翼高山手鷹揚滑油祥
龍飛時放鰲鵬運逐搏羊博望真師友承華賴贊襄風雲應契
合魚水恰相當輔導歸仁術謀謨得智囊鼎湖再再起玉几命

重揚克舜當我世昇慶佐吾皇瑞圖 星宿合令譽斗山昂晚日

通丹陛春風滿玉堂儒臣開竹簡元老展青箱雉尾雲 扇鴛

雛筍列行同占卿月皎共仰容星芒制表尊公望帷籌仗子房

猷規聖學 法正軋綱大有時方泰中興眾所宗英才初彙

拔宵小或顛狂簪筆布鳴鳳盈廷起沸蜩玄黃將易色同異各

昏戕不有風雷震幾令宇宙荒燭龍開朗耀魑魅息披猖求舊

存耆耆維新洗肺賜關門等上聖重治法前王黔首沾膏潤玄

穹賜福穰苞馮儀穎洛室壘見靈譚部奏清河瑞家 棲畝糧

天人同叶應中外體安攘文石擎天柱靈鷲駕海梁純忠扶社

稷壯志掃椽槍時下修刑政軍興只糗糧雁門無豕收雉堞固

金湯扶纜從天府投醪自上方律師遵豹略驕虜敢鷓張九載

逋逃寇一朝思啟疆羽書連上苑烽燧達長楊更有机関巧番

未輦轂存虺蛇生肘腋胡越隔蕭牆究計潛相應泉心未可量
公車 碩畫黼座獨徬徨非得宗臣力焉能薄海康運籌先祖
豆決勝溢疆場太白隨旌指昆吾早劍鋌有奸皆鼠讐無賊不
踉蹌麟閣分彪炳雲臺共激昂有功必上賞 德宜償胙土

家業分茅在帝鄉山河延奕葉開闢盡冠裳興漢推平虜平
并實破羌匪夷來并服既化蚕桑九塞威靈赫三朝典盛襄
梯航歸玉帛瞻視肅嚴廊 茅茨地寧容荆棘 經營勞孽

畫樽節備周詳桐梓共樅楠棟楠在棟梁子來仍勿逆農事更
無妨宸極瑞衣冕中天啟闔閭百靈咸受職萬國盡趨蹌

龍蟠去斯千虎拜颺嘉猷高且夔大國闡姬姜帶礪中盟誓威
儀異璧璋上公崇特進七廟儼蒸嘗玉綸褒 渥離弓碩什煌

尊庸先後意史冊萬年芳畏壘多尸祝江墳徧蒂棠承恩宏甲

第開宴沃春觴嘉瑞生芝圃輕裘解鷓鴣攝陬貞孟月晴旭送

餘涼譯 餘在崔瑤池下彩鳳上台輝輝、南極映蒼、鼎熟珍

羞味 頌沆瀣漿大官頌御饌笙響振幽篁雅樂登歌統和殷

係占饒玳筵青玉案丹餌紫瓊霜玉母蟠苑日安期火枣飴添

籌勤海客托戟列朝即壯志千秋樹箕疇五福章群情勸九錫

獨坐引雙黃元宰無窮壽朝家有道長嗟予才朽落念我學荒

涼樽散原無用榆枋徒自愴明公垂顧盼講新被青黃知己稱

奇邁稔躬竊慷慨有懷惟鏤結消渴欲膏肓虛負雲天義安能

寢食違啣環恩莫報結草德難忘齋沐通魚雁 誠戒管筐願

言千紀壽長進九霞觴

黃汝亨

杭州西湖立魏忠賢祠賜名永恩浙撫潘汝禎倡之祠始成郡

人黃憲副汝亨臥疾不可起魏氏敗有奏汝亨以入祠聽論被
詔辱恣死則流聞悞之身
中書舍人新安吳懷賢幕客程于古偶聞邸報塗抹蒼頭怨懷
賢許于東廠捕下獄懷賢承之掠死崇禎初贈始禍不自棄
歿預其榮人事真不可測

余煌

會稽余太史煌事親篤孝既顯貴反幼美自期進取不拜封命
俄歲試下等太史適家居令赴學使代扑勉如命宗戚中阻改
令少子往自是謝違掖受章服之榮

天鑒錄

錦衣

胡岐山太監胡良輔從子也寓京口往來吳越刺探

陰事德清蔡奕琛以置海寧中書吳中彥家嘉興岳和聲虞廷

陞合謀作天鑒錄謂東林枉做小人不東林贏得君子列名分
注凡五百七十人品目三日夜書成託浙撫後墻把總密致
逆賢以把總其寄腹也又五千金託岐山壽崔呈秀謀薦起吳
中彥

郭之琮

蒲州郭之琮萬曆甲辰進士歷宣大總督嘗述夙生輪迴之苦
前生本蜀人讀書山寺中撥爐灰得二十五金蓋老僧所藏致
憾死書生亦歿罰作馬其主富人即老僧也被騎箱脅痛過鞭
箠後轉生某氏出胎方浴自喜為男子舒手連聲曰好其家惟
之立溺死又生郭家念前生九歲不言偶讀一壽文又駭問因
詳其故自是夙諳經史居官記前因勸人惜馬

孫承宗

先帝好修飾言貌孫愷陽相國嘗面論兵餉云肚子裡飽了可
戰上曰何其粗也間引疾温旨宣諭曰好出來了

閣揭

閣揭萬曆前不教進事關重密元輔祕啟多所嘉納先帝時屢
噴視為故事不復經意

先帝儉德

平日例賜諸臣蜀扇崇禎時寢之

賜大臣上樽發之或江南白酒蓋中宮蕪人故多吳釀午門

外廷臣待漏向憇內臣直房供飯例酬一婚上禁之俱露坐

松棚下

周或

嘉定伯周或朴謹諸子粗鄙雖貧恣大不如田氏嘗飲吳駿公

太史太史問中宮異兆曰有之少時某姬來命出拜之某姬

遽仆地今想之或不足當其拜耳

田弘遇

左都督田弘遇故博徒止賴走淮安納中軍官為御史房可壯
所槿免官歸天津多養女御史吳阿衡巡城時納其女云貴妃
女弟阿衡坐事免下獄論死因田氏力得釋楊嗣昌本兵迎合
田氏推阿衡邊才歷總督薊遼飲酒好婦女戎備弛廢嗣昌言
其不可阿衡疏辯有云臣繼妻即皇貴妃之胞妹也又云臣
陽痿不舉云給事中葛樞糾其借援宮掖語極穢亵何敵入
墻子嶺是日總鎮太監鄧希詔誕辰阿衡及諸帥各往賀不為
備甫宴萬騎踰嶺矣阿衡起坐率裨將出禦勢莫可過走一村
堡被圍數十重越二日而陷其家在鎮亡恙弘遇扶勢躡橫造

請朝貴權出嘉定伯周氏上辛己來江南過金陵收子女珍異
亡筭故太學吳興茅元儀妾楊宛本吳娼也善琴書弘遇至茅
氏求出見即習以婦子年道臨清幾陷敵潛免八月 貴妃薨
稍歛戢明年奏進其少女年十四有殊色從楊宛學琴曲不再
授 先帝納之累日不朝弘遇善誘致富人鬪葉子接坐決勝
左右陰為地富人心懾手博竟大負至數千金弘遇立置馬廐
中責進不少待凡傾數十家金陵太學其悞餽其術一日罄產
五千畝亡何弘遇卒明年長安陷田氏逃民間今為貴家妾

陸完學

大司馬太倉陸完學協理戎政再膺錦衣時太監曹化淳提督
或問其方畧曰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專事唯諾
竟得善去費縣張四知代之郵餞請教曰有四字相贈行所無
事耳費縣初不以為然已悉如其言所批牘輒曰照行一日語
吳駿公曰行所無事貴卿陸 翁見教甚得力吳曰國之大事
在戎何云行所無事費縣無對未幾內閣

周道登

吳江周相國性木強不好矜飾一日侍朝默笑 先帝見之詰
其故不對亦不謝既出華亭錢相國尤之曰已笑矣奈何 上
自此寢疎計聞僅祭一壇予半莖典禮雖薄猶同官幹護之

綸命

百官馳封誥勅屬詞臣贈官誥勅屬中翰崇禎初贈高攀龍誥
命許士柔擅撰被免

凡京營河漕撫按鎮巡等勅書俱累朝成稿不易一字或當增
改經閣臣題允始得命長小劉相國鴻訓以惠安伯張慶臻提

督京營勅書擅增數字下獄成代州

張鷟

華亭侍郎張伺初鷟學行著稱夫人陸氏頗妬悍侍郎苦之沙
門違觀有道術侍郎以夙命問令持呪 虔誦半載當自
悟也至期恍覺前生戀妓其登第負之轉生陸氏

起居注

上初命史官紀注後召對漸任喜怒慮未可示後罷之 日講
六人專司起居已執政多奉密諭不欲外聞仍起居注

錢謙益

常熟張漢儒本縣簿佐史也陳侍郎必謙益仕初入幕後忤意
榜曰革退張漢儒不許復入漢儒恥之已隣人失鷄詈及漢儒
以鄰屋為瞿給事式報也漢儒通刺自白瞿不納曰陳氏逐客

何刺為漢儒志甚入京欲許必謙會邑人陳復謙以家累逃京
師怨錢侍郎謙益速其訟語漢儒曰陳益我無大瑕隙宜先及
收齋也又訟師單良臣嘗上收齋六字訣曰疑曹和溫曹張疑
曹謂司禮太監曹化淳也和溫指烏程相國曹指漢儒良臣
隨自泄于復謙之子復謙因改為曹朱激溫朱蓋指撫寧侯國
弼也撫寧方參烏程即上揭化淳化淳大懼不欲居款遂盡發
烏程怒收齋事而下漢儒復謙并武舉王藩立枷死藩屋本陶
氏後歸錢氏納價又折之恨極訴京師

何吾驕

夾

香山何象國相國以未腰玉不夾意錢塞庵曰無妨雖未腰玉
入視之同為閣老何犀玉之異
嶺南巨宦何太宰熊祥黃宗伯士俊何相國吾驕陳侍郎子壯

並鉅富於桑梓不甚稱也香山專敗海侍郎至窟盜御史李雲
鴻按劾子壯朝議不悅例轉雲鴻

程國祥

程國祥清望素著入相後頗迎上意改其頤肩始搜民間房稅

虞山後輩

常熟楊子常彙初以太倉張采張溥謁錢收齋時同社薄其文
已采登第溥又出宜興周相國收齋反因之通相國

李長庚

李夢白太宰朝罷例揖閣臣時方更選法太宰述近議倪鴻寶
云溫相國體仁曰此事老先生自主與倪鴻寶無涉

傳冠

崇禎戊辰六月劉宇亮傳冠直內閣是日直經筵傳敷陳劉暢

進退詳雅

上退入煖閣諸臣尚玆瑛傳上方酌定枚卜諸

臣出及門知傳等大拜

楊嗣昌

武陵相國本兵時丁丑觀政進士二十六人各授以楊襄毅傳
集示方略嘗曰今日盜熾須十面埋伏法熾之否則我東馳西
驚徒團走見困而欲增兵先議餉必加派練一二年之力庶
可蕩平進士歛縣洪天擢曰老先生策甚善雖民力有限果一
二年蕩平有何不可若猶未也民力坐困將若之何本兵色動
大不懌

平島劉興教兵潰

上中夜召本兵問計對曰毛文龍牽制建

州有名無實文龍死留島兵無益不如撤之今未撤而潰于我
非有損也明日本兵以語朝中

翰林編修楊廷麟論楊嗣昌庸臣非奸臣嗣昌大恨之謂奸猶可也乃庸我乎出廷麟兵部主事監軍謫

戎備

戊寅烽火徹於京師大司馬登城見單騎驅難民二三百人繞城而走命開門發兵擒之將獻俘則胡婦也職方。即笑曰且未敵俘待吾輩用過始吐氣

工曹繕械日不給忽命造狗籠一千時有言獍犬最警令登城司夜不虞掩襲從之宋以羅江狗為笑世固未嘗之也

中府僉書謝弘毅嘗侍班召對詞臣某遽奏火器不可不備上恚曰朕未嘗問及爾所對云何其叩謝

作文法

粵東某生謁太倉張太史溥其歷試草曰因緣簿將塗所著云

山水志俱就質且懇作文法太史曰無炫奇也如因緣簿仍名歷試草山水志仍名南游草斯得之矣

王思任

山陰王思任恃才傲忽崇禎冬諭停刑是日會徐九一所

于朝房九一笑曰此盛德事也可謂瑞冬王號遂東王荅曰此亦九

死一生鄉人張汝懋其門人也過其家聞鞭扑聲張曰命奴市

鴨子云主人不在鴨子安得有主人王笑曰箕子為之奴鴨子獨無主人乎

夢有字

崇禎癸未五月上夢有人書一有字以語內臣或曰此大有之祥俄會極門上疏言陛下夢後諸臣某又某以為祥臣竊以為非利蓋有字則大明去其半矣云上怒甚下兵科郭

跡其人不得又下錦衣衛帥駱養性跡之終不得霍達曰此即賊奸細也

武備

崇禎時杭州各城門軒廠撫臣某命兩旁各砌三尺餘墻其圍蕪州城塗以石灰以是言備徒供識者一喙

張次仲

張元岵曰今人沽名釣譽輦金輿竭精殫智終無所成而古人或一事之誤一言之出往往流傳于後反或不磨所以人貴自立耳
元岵論樂之寶手舞足蹈如伍負鞭屍黃香扇枕老萊子戲采皆是此意

心竅

庚辰山西大飢人相食剖心其竅多寡不等或無竅或五六其二三竅為多心大小亦各異

周廷儒再召

宜興再召都督杜文煥日章趨其家告曰相國聞命例疏辭而今事亟矣寇胡交訌勢不相顧其關係在松山之師稍有蹉跌大事去矣相國辭疏即宜附密奏撤師松山回守閉門蓄力併銳猶可支也若待相國入朝而圖之度紆程三四月則松山隳矣閉門豈能獨禦哉上待相國厚言之必聽幸速為計宜興漫應之殊不置意及入朝東師果潰而九塞之精銳盡矣都督以語吳駿公深用追歎日章博通經史二氏善五七言律

吳駿公太史嘗請事宜興如兵食河漕等當若何宜興但曰有督撫等任之並無他語滑縣魏昭秉并研陳演接朝士並曲謹

未嘗涉時事并研即瑣語輒左右頌始發實皆寒暄酬應之支飾也

孫傳庭

中丞孫傳庭自陝西勤王獨不見召自疑惧託身曠求免上不許陰令撫按道府偵之各稱其曠先是過易州所部兵頗道橫辱學正之弟適按臣委學正伺報于是學正報某日接某人某人非曠者按臣以寔聞下傳庭獄撫道府諸臣俱落職

曹文衡

薊遼總督曹文衡既削籍樹坊于里竹縣官手搏其面縣官大怒杖之二十下獄

阮正中陰德

丙子海鹽訓導

阮正中恬潔自勵署桐鄉縣事三月積千

金為吳給事麟徵所重得寧壽昌泱歲殆四千金意覬温州同知時巡臺金壇鄧鉉出壽昌隣官某之門以八百金壽隣官某鄧鉉許之壽卒未及薦正中嘗候鄰官某謂其索負苦無措正中曰某非求償者慮丈人介意特相慰藉事之不諧命也願勿再及其官原乙榜窮老止一孫命出叩謝俄巡臺未又某門生泣告其事巡臺曰此足徵壽昌矣特疏薦徵拜科給事中正中辭巡臺巡臺曰公隱德非人所及始知某官之力也又餉之三百金不受

白楹園石

聊城進士白楹治園于臨清葦二石致自章丘頗幽麗德州謝太宰陞求之不與謝方典銓補楹盧氏令被寇死濟寧楊士聰詩興寄烟岫粗適意禍遺花甸杳歸魂

科第隱德

隨州程鐸崇禎戊辰進士授惠州推官庚午分考闈闈撒棘語
門人曰吾輩進身雖藉文字而積德尤為之本予記公車時舟
泊一渚是夕北岸家失火有婦裸奔投水予呼僮救之入舟
恐僮輩有他意坐守徹夜解衣之凌晨歸其家而行是婦見
程予夫謂伴生遂之適懷妊不能明也還母家後舉子岐嶷可
愛少即補諸生雋鄉榜戊辰同禮闈初場稿畢拍案叫絕俄燭
盡燼其角自度不中格未瞻真步于號房見隔坐老孝廉枯坐
舉稿授之記其名乃程鐸也鐸因奏名成進士少年未謁懇問
素履漫以前事應之少年泣拜曰公真長者吾母嘗誦此事無
路訪覓今借以七藝報于願足矣乃述母見遂之故其冤始白
故知陰德灼灼不爽也備叙願未以為門人訓

鄞縣邵仲陟己卯館袁花祝氏赴秋闈寓婦意挑之仲陟不應
侍女間遺茗餽麾却之或婦自至避不接且戒祝氏僅勿以語
人仲陟竟登榜

吳培昌

華亭吳培昌字仁和黥貨時歲饑借完漕貸富民五萬金半私
其索營薦五千金內召還里即被劾繡謂西臺直掇之耳兄事
樵李吳昌時同舟而北志氣驕溢癸未四月河南道御史吳復
中同嘉興曹溶給事中長沙廖國遴松江楊枝起平湖馬嘉植
等集松棚下履中曰將來匪人玷臺矣公等何不糾之問其人
曰吳仁和也各言其黥貨以隣近未便糾國遴又他對時試御
史大興審承勛以堂考次等當調國遴諷履中慙思之履中遂
語承勛曰君授職來曾被考乎曰前被考未實授履中曰君能

論吳培昌則臺端生色矣承勛唯云渠事未詳枝起溶請任
之枝起列事狀溶繕疏以承勛名上得旨下培昌撫按勘理培
昌道德州見報駭懼亟返昌時怒言路謂此非逐培昌乃逐我
也兼程入京偵其事陰代宜興揭言路喜中入往不識面借
陷如吳培昌事審承勛何曾稔之實枝起溶等嗾使陛下試召
問則立破矣上尋召府部大臣對訖手勅召承勛承勛不知
所出上曰爾糾吳培昌能誦其奏乎承勛惘然上曰即未
全誦事可悉也承勛勉叙一二上笑曰奏不自出當指其實
承勛歎服而退各責回奏承勛趨枝起溶商之承勛回奏培昌
穢跡甚著臣誼當糾第路遠未詳訪之枝起溶非有他也章上
不問枝起溶亦回奏不問而昌時憾三人甚托給事中常熟時
敏同三人起居三人謂敏同上傾心告之且求為昌時地不知
敏賣三人於昌時也會推孫晉大同巡撫昌時嗾宜興揭國遴
等有私國遴枝起下獄溶解官聽勘而三人尚乞援昌時其見
賣久矣

熊開元

嘉魚熊開元萊陽姜球言事下錦衣衛獄密旨欲令都督駱養
性死之養性私語同鄉廖國遴國遴阻之毋殺言官行疏救之
矣明日疏上果緩其獄月餘國遴與同官曹良直飲酒語及之
良直曰駱受密旨安得少泄不佞且以聞國遴初不以為意良
直果疏上留中養性聞劾大怒我欲自我已絕無耗一日上
手書召勲武射并及都督駱養性益大怒射得三天各賜茶養
性不敢受奏臣服罪久矣因述前事上不問始自安

董象恒

雲間董中丞象恒撫浙有綏靜之德生累被逮甲申三月許因
納贖董購浙人在京者疏救既輸金旨未下輒出獄又浙人焚
香迎于司寇門其人爭金相詬東廠伺得之欲以聞董即夜潛
入獄

兵疫

癸未夏秋間畿內大疫營兵半空大司馬以餉匱竟不補至悞
國

蝗虫秀才

庚辰年已間山東大蝗許收蝗五十石補諸生時呼蝗虫秀才

佛災

庚辰二月十九日杭州錢塘門昭慶寺火銅像燂盡東廡伽藍
三像土偶如故屋雖燬神製無一損豈佛之靈不及伽藍耶殆

有不可解者初萬曆間賜大藏經嘉興尚書岳石帆元聲見經

籤零落奉入嘉興金明寺求善手整之得不燬

弔沈何山詩

秀水朱侍郎大啟弔烏程沈尚書演尚書止子客在具賓禮
感賦一絕術士俱傳不死方臨期一着費商量無生無死原無
用莫向留城學子房

武塘詩

嘉善進士徐遠負錢相國子錢自貢進遠致相國書附以詩得
好休時便好休蘆花滿地燕飛秋黃鸝唱晚日西落幾見門前
水倒流相國返其書題曰馮君滿用一帆風波復推波滿眼中
莫笑寒巖無煖氣三春花柳總成空

孝陵碑石

辛巳 孝陵重立神烈山碑石戶部給石價四千金石出宜興山中實七白金

劉宗周不捐俸

劉念臺先生工部侍郎時烏程倡百官捐俸助馬先生獨否曰朝廷以此養廉不宜自薄

市廛

烏程朱文肅相國 國楨 同年僉事朱汝器雅相厚非族也文肅

薨少子中書舍人紳利汝器子謙之金許廕叙而紳以劾郡守

朱大綬疏六上大綬發其私又文肅祖墓在長興守者朱國彬

盜宰水見罪冒族父名許紳市廛下紳刑部獄死紳嘗買妓俞

楚烟以櫬歸

借屍既因

崇禎五年高平典史張

悅因婦許氏借丐婦屍為許氏陰

匿於官舍秩滿還富平隸人發其事逮張至抵死

南內盜

辛巳十二月南京大內西宮火以盜利其銅火之

壬午四月盜秘色瓷器五百件

收生婦

庚辰九月癸未收生婦王氏孫男李化龍王化姪錢天祐俱着與冠帶總旗兵部知道

清豐義士

壬午北兵陷清豐執知縣馬中驥諸生某力救之非令君也乃歌者中驥果以歌免某被殺

范允臨書屏

姑蘓參議范長倩先臨幼子與徐太史勿齋所議姻或惡長倩以徐館選必絕婚得之長倩拈古事書屏曰長慶中王起知貢舉欲以白敏中為狀元嫌其與賀拔甚往還密令親知致意敏中躍出悉以寔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絕至交相與盡醉徐聞之曰我比祇得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甚矣

梁州杰

梁州杰故嘉善丁清惠公賓奴產子朱姓備塾補諸生以黜猶忤主除名出止過山西梁某父事之挈婦冒氏籍登年未進士歷咸陽曹縣令好貨譎死揚州杰初第刻福瞽瞍北面而朝之其又有曰謹具田間大老奉申天子親家時以為笑

陳美發

上虞陳木生太史居鄉豪逞賈怨閭里壬午家大疫止一幼孫

召餘姚醫者史繼燭史至門若神鞭其背謂彼黷橫不當療也因仆地而蘓幼孫殤絕

陸員外贈妾東

嘉興梅溪里李明徽無子平湖陸員外嗣端澄源贈以燕姬東

曰北地佳人盈南筭東方才士鬢有須割我下陳侍卿中怪鶯柳之長條初折梅溪之遠黛方新紅拂善相李即庶幾俊眼黃衫袂客霍女詢是奇緣拜姑嬋身乍分明叙姊妹心休見別豪豈同於換馬喜或媿夫乘龍晚蕙棠舟祇合漫歌河畔柳夕開油壁想應惟見畫中人陳媛咏舊官詩我不更逢山下杜老賦新婚別君其倦問水濱時欲游粵聊採微芹以充合卺願言種玉用慰推雲

王介人還妾

乙酉九月梅溪里王翊買妾張氏蓋難婦也明年丙戌夏還其
故室作滿庭芳詞題帕贈之九月冰衾三春香袖客游多負娥
眉一魂自守掩抑待歸期私惜閑情半枕宵征蕭星影相宜殘
酒柔酸附耳片刻倩郎陪 窺粧今未幾旋傷遣次對眼者離
念堂前去燕故壘重樓珍重紅樓小帕沾餘肩檀氣聞微新詞
與能將好夢寄我教行啼

江南邊聲

癸未春夜飲張藐山先生留署中聞行歌者歎曰此邊聲也乃
在江南乎今思其言即亦有斜川之料

三區方略

南昌黎博菴元寬督學兩浙癸酉七月大考諸生策問三區方
畧多不能對蓋吾浙恭將四各分一區曰浙西曰寧紹曰金衢

曰溫台時浙東患海盜

馬玉

燕妓馬玉擅美北里山陰余狀元煌欲娶之偶朱錦衣席上備
飲歌琵琶記中滿城中許多公與侯何須羨狀元余意頓阻

陸澄源刺黨

山陰都諫陳爾翼党逆魏除名于錢塘西湖候陸員外澄源問
近况云有甥女陳曰君遂作公矣員外曼聲唱曰公一日
登九五福自天來大此劉瑾傳中語陳慚而去

薦伯

崇禎末士大夫苞苴輒千百金苦于費重轉黃金美珠人參異
幣時都門嚴邏而徑竇愈廣癸未大計錦衣衛南鎮撫司僉書
山陰朱壽宜為鄉戚寄徑累羨餘八千金世事可知矣

都諫娶娼

雲間許都諫譽卿娶王修微常熟錢侍郎謙益娶柳如是並落籍章臺禮同正嫡先進家範未之或聞

巡臺私從

巡按向獨身赴任 祖制行李八十斤出不馬食不驚今遺規漸盡惟單行如故崇禎丁丑邑人葛徵奇按廣東携一庖人弘光初沂州彭遇繼按浙至携全家

鄭芝龍

鄭芝龍少止賴走日本小名鳳姐年二十一從李旦還閩航海行劫嘯聚頗眾同輩二十餘人莫適為長各約投甌于海不殺者為雄獨芝龍投甌不殺眾因推戴嘗值颶舟覆及風息舟之貨具在按宋福州鄭廣以海寇授職對群寮吟曰鄭廣有詩上

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慚噓不謂今鄭氏萬倍于廣也

誦經滅蝗

本兵楊嗣昌請誦法華經滅蝗

追封母后菩薩

崇禎十三年追封孝元貞皇后曰智上菩薩孝純皇太后劉氏曰顯純九蓮菩薩

癸未館選

癸未九月望廷試貢生傳臚訖以守令闕人命進士減觀政一

月閣臣請館選奉 高皇帝位于閣中示其無私非制也嘉善

沈宏預選俄易魏學濂

魏學濂壬午舉南榜樹旗于門顧孝廉之名義紹忠節之家風

私印曰一門忠孝
海盜陳梁弔子一詩扁舟弔子一無言意黯然而持一端葛為
致阿母前子一曾過我貽我絕命篇竟置不讀一讀泪涌泉
初念死即死轉念誰能堅責人莫太苛子一亦復焉不如子一
者高車何軒
華亭李雯弔子一詩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秦
新論何曾草月旦家評總世仇

錢弊

崇禎時錢法日壞薄小如鷲眼符葉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塞菴
入相携戶部夾鑄錢若干欲上之為烏程所阻
癸未冬錢法侍郎請禁萬曆泰昌天啟錢止行崇禎錢而
崇禎錢少一時苦之都市常曰拿崇禎來或應曰崇禎能得幾

識者知其非祥

降級

崇禎末中外官降級甚多仍陞遷如故帶降級字惟守令必開
復得轉成歎淹滯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降九級書奏云巡
按山東監察御史降三級又降三級又降三級臣某松江知府
方岳貢歷十四年歷降三十級夫御史七品降九級郡守四
品降三十級幾無容地而猶衣芻橫金也章服不足榮功令
不足畏矣六朝時降罰白衣領職豈謂是乎

訓儲

先帝好學不輟其訓儲亦然一日宮中有慶暫假語閣臣曰
東宮又荒疎四五日矣見吳忠節麟徵家識要語

閱武

先帝力能開勁弓外解弓弩多駁回所頒行間皆不能用造甲
每利矢陷之駁回於是甲或厚一分有餘過重難堪 玉堂薈記

孝陵樹

崇禎十年修 孝陵凡樹萬有一千九百五十七株刪枯樹五
百八十六

後湖

崇禎四年修後湖冊庫柱列匠人名氏十年不壞始免議

陳際泰

臨川陳大士深于經術盡日可草制義三十首 選貢庚午舉

於鄉甲戌成進士授行人年六十五猶善酒御內卒已送金谿

蔡相國之家卒于家

撫州人因大士之教生徒立業俱尚迅敏卒已嘉定侯廣安 峒

曾視學江右正考儒童訖仍大收限試七義稍欠輒加杖有差

他郡少者數人多或數十人惟撫州九百餘人患其眾特簡七

目曰日月星辰曰龜鼉蛟龍曰鳥獸魚鱉曰千戈戚揚曰麻縷

絲絮曰江淮河漢曰梓匠輪輿共錄四十餘人以額限實不勝

收也其減責者僅二人

凌駟

李建泰王錫哀丙子壬南畿試時各省卷磨勘各有停筆建泰

等計必不免遂自語禮部以凌駟諫芸停科芸年二十二駟稍

長命下駟除名停芸三科駟不能還訴建泰生雖不敏奈何以

駟塞責也建泰語阻許館之殆百金且任其完復庚辰不復至

壬午收籍癸未成進士建泰出師 上問贊幕者誰也舉駟任

兵部職方主事建泰為順賊所執偉其貌知李姓拜稱皇叔閉

深殿中賊去清人入大內開殿得建泰仍相之與涿州不合引去而建泰之替帥也山西某為裨將幾被僇憾之至是誣告建泰通叛逮入京鞫之不實某坐誅建泰得宥駟事弘光朝拜御史巡按河南至歸德度不支夜自經

王漢

嶧縣王漢丁丑進士嘗與同年包長明訪陳大士云先兄已無辜恐身亦不良死大士曰曹公赤壁之戰足下且為荀文若可也王應多其兄

丹銀

沁水張都督道濬好方術謂丹客俱詔人偶平陽人傳方試之並驗都督欲授余、不應又有小方日得一銀吳興茅止生維請其法遂廣作之謂余不妄作者傳之日佐薪水可也余辭曰寒士命厄正惟是半菽不充藜藿無措若日享一銀則腹且果然豈上天見困之意哉嘗見裨官家言吳人某好丹偶延方士其試作黃白殊驗時宴之方士其總舉箸頤既此事往、多陰謹僕雖長餓不願聞也

金箔

宋杭人周承裕私鍊金為箔鄭仁澤市千枚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徒配轉運司陳克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著為令田汝成

按秦漢以前餽賜多黃金江左後白金盛行宋人謂黃金之耗在于佛像夫佛像固足耗而今日之濫莫大於屏幃榜署箋箋器飾之類歲耗不可勝計如金陵蘓杭製扇徧天下其糜金箔何限恐佛像不足當其什一也推此一端律以宋事庶乎有警

時敏

初餘杭大滌山洞中有異人寓焉不知其年自云吳人也嘗出游
值筆工為吳中故人相語舊云能見訪入洞初黜暗勿自阻即
得達矣當有以少報以之筆工尋山洞如其言深入劃然夫開
見異人坐石牀延接甚至謂子質或外人託問未來事可知給
朝夕也於是屢往來焉常熟時敏子求亦託筆工致問云功名
歷：第甲申三月十九日切勿在京師敏成進士除海寧令對
所善諸生若輩游宦甲申三月十九日切勿在京師因述前指
敏調安陽又調固始邑嬰婦某擁貲數十萬居鄉時寇警招之
入城令捐助先後不貲迨寇偪驅婦出城被難因籍其家已遷
部主事給事吳昌時求項考選召對上臨門手注御史出
語人曰貓頭補子豈人所着則宜與密揭改兵科給事中甲申

正月調金華守上書自明又得留身從賊除巴縣令御史蘓京
除四川防禦使敏即修謁盛飾短後衣長跪已遁歸首鄭相如
告鄭慶曰天寶十三年逆臣僭亂當得偽官願守忠節時開元
三十年也後安祿山反慶陷賊署水部郎中慶念其言稱疾求
攝事平慶滅死貶台州司戶夫天寶十三年與今之甲申三月
同二子獨不能預避之耶亦何貴乎前知司戶亡論敏且外遷
適當其幸至上書乞留豈非溺于津要附宜與未足轉手附賊
耶

吳之後五議

南渡初 諸生上史相國五議

漕糧兩石而運一石今湖廣江西順流而下浙直一水之便俱
數日可達京倉漕糧在湖廣今楚鎮撫對支在徐泗淮揚與淮

揚鎮撫對支在九江安慶與江西對支某地鎮撫或對支本地
或對支隣近盈餘即解京倉在昔水耗緣運艱難京倉存積
數年故有鼠雀朽腐之顯今糧本年支銷所存京倉几何過夏
加一之耗足矣對支可無耗也浙直例每船正米三百三十
石凡百加九石八斗十斛三尖一船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
每石車脚蘆蓆茶果常例之費二錢有餘而湖廣江西耗有加
六加七之異使費倍之歲船小修三年大修五年大造又外帶
六十石每石水脚一錢五分耗米加一之五更無他費則今日
四省運糧京倉途近軍便較之遠糧可以類推也

白糧三石而運一石獨蘓松嘉湖五府有之共二十萬十七石
例耗米三斗春辦二斗六升本色四斗折色四斗折銀二錢嘉
湖水脚每石六錢雜項之費不與焉今奉旨明年改折二年正

額外可得十萬有零以充軍興

九邊已絕開中來年南京概給新引兩淮仍五錢六分兩浙每
引四錢浙鹽計四十萬引淮鹽正浮額八十餘萬引除湖廣河
南殘破少行約三四十萬引每引又庫價二錢三分淮浙可得
四五十萬補正供之不足

松江細布三匹而致一匹今官考不過數百人所需幾何官布
亦便細布十有餘萬編審解戶諒助貼解折可十萬

大派改造 祖制十年一派係浙直福建十八府并廣德州供
織上用如金花緞大紅錦每疋至二十餘金又鋪墊一兩九錢
共計十八萬疋又細造六十疋如虎豹緞每疋七金鋪墊一兩二錢
皇上登極例有只孫團花亦應動支二十餘萬更有龍袍妃服
緞紗白黃絹并鋪墊等項共三百萬之額或動支于四司料價
或動太倉料價或出正倍額辦不一而足再如天啟間題加遼

餉七百六十萬勦練二餉浙直廣福江西五省不約一百四五
十萬而回馬折價河工見存典稅雜稅金花及十庫茶蠟顏料
藥材諒酌上供猶可變通二百餘萬東南財賦見在千萬有餘
而漕米幾三百萬不與也

顧錫疇

崑山顧宗伯瑞屏乙酉九月父被難航海至温州入閩隆武朝
加太子太師仍禮部尚書命聯絡浙直士籍十一月復至温州
因募兵之餉欲徵漁稅巡撫盧若騰總兵丹陽賀君克爭漁稅
成隙而君克部下毆諸生致諸生洵宗伯遂疏奏盧賀兩公為
戍三月宗伯復命宿江心寺君克夜遣人殺之

趙庚

吳江趙庚字煥之崇禎甲戌進士隆武時又選主事遭亂祝髮
為僧遠游天台習禪學毫不顧家者二年子遣候或言其子應
省試曰此多事已鄉舉曰又多事終無所屬時吳江某村廟流
言武當真武之神携節馬香火驟溢改創神宇其僧積鏹數萬
趙氏子孝廉湮利之許于巡臺秦世禎謂有張角之孽事下蘓
州同知或走天台邀庚還戒其子庚不得已回二僧來過平望
值風舟覆救出庚俄坐逝 陸禹疇記

獨足鳥

新安陳文遠崇禎中游山陝間西北有鳥大如鳩獨足千百為
群每集處不旬日中流寇號為吾家鳥時墮地食之味腴又
嘗見空中飛銀大小不一相擊撞有聲人以石中之亦墮地餘
不知所往

朱積離兔

華亭朱積以庶常進南嘗疾甚魂冉：自榻出升屋上若前列
雙燭身東向即燭東身西向即燭西竟日魂徐下入所寢之東
南隅見身隔于榻并獨卧者不辭為何人也如是三日忽欲渡
借卧者渡焉時扶掖甚苦久之竟登榻並臥又不相屬小間回
年某移飲榻次約明年燈夕偕游答之曰我願甚但未知彼許
我否同年駭別魂離二十七日始合體而愈因歷：為包長明
述之

修志

范石湖吳郡志成欲刻時有求附其事於籍而弗得者譁曰是
非石湖筆也守憚莫敢辨亦弗敢刻以書藏諸學宮見汴人趙
汝談序中崇禎初海寧教諭平湖趙無聲維累以修我縣志見
志瀆行東余曰不佞故以癡癖為不知者所詬厲不意世間亦
復有知不佞者亦更有知不佞之知兄者德不孤必有隣信矣

備養

有賈江北者募二傭背其裝先各予一金嘗午飯旅舍忽失二
傭意其道出傭券示舍主舍主曰無妨彼非傭也本兄弟俱諸
生也俄至問之值母生日資力金為壽上一鷓耳惜失其名氏
周公貞記

逸詩

丙戌六月七日樵李屠用明走幽橋村值木鐸老人程 太祖
高皇帝聖諭牌因携語道側雪涕而別似昆陵人舟宿有鬼鼓
柁用明詩紀之不載

學使李際期試金華諸生或題牘曰滿州衣帽滿州頭滿面威
風滿面羞滿眼千戈滿眼淚滿腔忠憤滿腔愁

誕日疏

戊子正月嘉善錢相國誕日釋衍門正志修齋疏曰竊以久莫
久於無量壽矣誇上古之椿永莫永于一刹那好納須彌于芥
蓋謂仁者必靜：則有常吉士多求：止于道若夫善頌壽禱
總屬虛譽之事不騫不崩亦是過情之願斯尚不可質諸正人
君子之前又曷敢昭告大覺世尊者耶但願身為幻有假借可
以修真時雖駛流不遷即是常住仲尼之欲無大過猶須假我
數年顏子之殆其庶哉政在不遠三月况乎黑業多而白業少
尤宜更事懺摩人心危而道心微顯用克勤到孰謂延齡非
進德之基而攝生非薄德之地也茲者歲添一筭乃宜喜宜懼
之交閑事且百禁覺為人為己之相間人則慶卿老而兼國老
我則憂未解天下之倒懸人或慶爵尊而暨齒尊我則憂難慰

蒼生之融望略弛刻責便墮自寬財失思維遂憐昏弱由是希
良馬之視鞭影直爾長驅效野牛之去尾牙猛然大奮幸爾落
日之方可想會且形就而神和觀河見之不殊何方年變而月
化伏願自今以後寒威徹骨梅花識天地之心和氣滿懷穀種
播聖神之德已用諸河之水不消口吸西江既覩夜半之星何
俟身藏北斗試看春風澹蕩象牙點：雲雷華秋水澄清珊瑚
枝枝海波目

人瑞

歸化縣晏景生洪武壬戌年百有二歲
合州楊小彭年百三十歲喻尚書時有詩

永康徐伯敦嘉靖戊午百二歲郡守李問其故曰無他第寡
欲耳

莆田林貴生宣德丁未年嘉靖己丑年百有五歲朱永崇吳大猷陳居竣各年百歲

義烏陳世泰萬曆戊寅年百有六歲或題其門壽域天開眼見六朝盛事老人星現躬逢百歲中秋

長樂郡庠後圃者生弘治癸亥年一百歲老亡子 壽雜俎

慈溪劉伯祥嘉靖辛酉鄉舉隆慶辛未進士歷江西按察副使年百有八歲

尉氏趙宗年百有二歲

密縣樊福年百有十四歲

丹陽劉伯淵嘉靖戊戌八月生戊午鄉薦己未登第知海澄憂

去起補臨川又憂去歷什邡湘陰寧陽餘杭屢難屢任不滿十

月以生母沈氏告終養崇禎十年伯淵百歲兵部侍郎王業浩

以聞命補道縣滿歲即褒封于是授英山知縣補三月即馳封

餘姚杜一年百三十八歲尚為人賃春萬曆 有司存卹

崇禎三年四月啓事 黃士竣言親齡望百求省侍許之仍

令有司存問

崇禎丁丑休寧孫元新年一百三歲見陳眉公像贊

丁丑五月進士鄔明臣言其祖必信嘉靖戊戌生今百歲命下部旌禮

私謚

泰和蕭尚仁洪武中以賢良召平門人私謚貞固先生

宣城貢性之一名悅世稱南湖先生私謚貞恪

湯溪胡榮希華居家孝友門人私謚文莊先生

浦江鄭洵嘗代兄瀕死私謚貞義處士又鄭淵仲涵徵君私謚

貞孝處士

崑山殷奎孝章咸陽教諭私謚文懿先生

東陽馬漁原清官山東按察副使鄉人私謚孝廉先生

宣城陳迪禮部尚書殉難郡人私謚清獻先生

瑞安卓敬戶部侍郎殉難宣德中劉球作傳私謚忠貞

鄞縣王賓用賓舉文學授休寧訓導太祖試鐘山雨霽及卷鶴

二賦命供奉翰林以教授卒門人私謚清節先生

金華劉履坦之洪武中私謚貞恭先生

義烏王祿有學行門人私謚孝莊先生

崑山龔翊大章以金川門卒避請難去之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黃巖應宗祥尚復諸生也好學工詩文門人私謚文貞

吉水解晉私謚文毅見胡儼祭文中

仙游鄭照孔昭正統間以監生令安遠韓巡撫雅稱廉官第一

卒鄉人私謚清介

蘭州段堅可久景泰甲戌進士南陽知府成化甲辰卒年六十

六門人私謚文毅

華亭張璠仲圭黃縣訓導子貴贈尚書學者私謚貞孝先生

無錫秦旭景賜父嘗讀論語君子以敬曰此萬金良藥也行已

接物一以為準及卒友人李舜民等私謚貞靖先生

海寧祝萃成化甲辰進士廣東左叅政門人私謚文惠先

生

福寧劉鐸彥振成化中歲貢生訓導仙居歸養母喪塋如禮有

鴈來巢及卒學正閔鶚私謚曰貞孝

福寧盛仕春仁仲弘治中訓導泗州耽書至忘食淹貫百氏有

失則悔悔字以自艾年八十一鄉人私謚文柳先生
閩縣何廷議南安府同知鄉人私謚夷穆

閩縣鄭餘慶定海知縣卒官定海人私謚曰恭孝

秦和王翥九達文端公直五世孫少游王文成之門嘉靖中教

諭莆田本師說而不遺格物卒官門人私謚貞穆先生

高要崇德子修早出陳白沙之門廉介有氣節舉于鄉知沙縣

諭民十事隣士就教延禮之廣諸生願卒官士民聚哭私謚古

廉先生

海寧衛指揮使王佐私謚康毅見徐成謚議

金華陸震汝亨正德進士兵部郎中諫南巡廷杖卒門人

私謚忠定先生

華亭何震汝允官教諭嘉靖中有司祠之私謚

華亭馮海性至孝母浦氏疾累月每夜顛斗求身代母獲瘥而

海以瘁卒里人私謚苦孝先生

吳縣杜瓊用嘉篤孝淳德有司屢薦輒辭年八十餘門人私謚

淵孝先生

吉安曹嶼東石正德戊辰進士官建昌知府門人私謚文節

江都葛澗以諸生編國朝人物若干卷私謚正學先生

慶陽李夢陽平門人私謚文毅先生

南陽王鴻漸

進士官四川按察使私謚貞忠

山陰汪應軫子宿

進士官江西按察僉事私謚清憲

先生

尉氏左國璣正德丙子貢生有文行門人私謚貞孝

鄔陵鄭友諒誠甫膺貢麻哈州知州門人私謚簡定先生

無錫王問子裕嘉靖戊戌進士廣東按察僉事退居湖上翰墨自娛門人私謚文靜先生

漢陽張緒文綸嘉靖進士南京吏部員外郎家居誦學友

人私謚介肅先生

瑞州胡用賓其佐門人私謚誠行先生以子維霖貴贈浙江按

察使

慈溪顏鯨應雷嘉靖丙辰進士官行太僕鄉人私謚正道先

生

海鹽徐州德安才識超卓所著匡章論均田議華山移賦私謚

穎發先生

王來子長力學性剛早卒私謚直敬先生 王文

祿集

海鹽吳昂德翼官左布政使私謚文懿先生

徐獻忠官奉化知縣王元美私謚曰貞憲

銅梁李

號柏山膺貢任奉新縣丞好讀書友人張佳胤私謚

恭懿

慶雲楊粹夫歲貢任玉田訓導卒官門人私謚靖節慶雲縣志

南城鄧元錫貢士薦授翰林院待詔門人私謚文統先生

高郭黃秉石福府左長史恭王甚禮之及可大推官恭

王私謚順德先生

陽城張慎言萬曆庚戌進士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私謚端

懿

嘉善錢士升萬曆丙辰進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私謚文

貞

朝錢收齋

或題虎丘生公石上寄贈大宗伯錢牧齋盛京榮歸之作入
紛、意正濃、萬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用
蔡邕、昔去幸寬、沉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最憐攀折亭邊柳、撩
亂春風、問阿儂、錢公出處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聞、國破重
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林、

夢卜

國初龍溪林弼元凱元至正進士授郡幕洪武二年徵修元史
舊名唐臣以國禁改出知豐城誣逮次湖口夢木人口眼俱動
意恐不免後御筆休問休於字為木人而問字草書如動象弼
終登州知府

黃巖林侍郎一鶴任江西布政中元日晝寢夢享婦人祭覺所

享尚在喉間并里舍歷、在目命隸跡訪果某坊老婦祭夫也
問祭品及先忌辰以服具如夢中忌辰即公生辰也

弘治中趙璜計偕夢得詩風光在闈中謂必登第竟乙榜授闈
中教諭

餘杭李春芳通經力學夢廷對第一頗自負竟困秋闈明年丁
未狀元興化李春芳也同名氏

蘭溪趙志昇久淹公車偶夢唐狀元汝楫程探花文德來訪俱
鄉郡先達也婦笑其老孝廉安觀隆慶丁卯北上邑令餞諸孝
廉獨趙不速明年戊辰榜眼及第

嘉善丁賓夢謁拜程明道先生後宰句容入上元公署拜折筭
祠果如夢中又隆慶辛未成進士初過濟寧榜人懇勤加等云
夜夢人呼我迎工部驚寤無所見已夢烏帽者登舟其公年

歷南京工部尚書

福清葉相國向高少時禱于石竹山夢人語之曰事君能致其

負不省所謂再求明示遂再語曰腰繫是白玉帶

仁和鍾化民父夢其官至洛陽橋初令惠安修洛陽橋得舊碣

曰維新即公字也竟應之後開府河南平

上海夏景華萬曆辛卯秋試畢夢人令裹銀五分出東門值某

色衣者陰投之求捷景華雖不以為然姑戲之所裹銀紙書姓

名求捷果值某色衣者投其袖中彼不知也其人晚解衣得銀

云亦笑而置之其人適書榜主司拆卷云夏景華未定也其

人遽書上遂不易又陽城李養蒙丁酉山西登榜亦畧同俱戲

為之非有意也

萬曆癸卯漳州陳夢福州林汝椿榜三十一名已次之初場

連席因告之汝椿果獲雋陳不錄丙午登薦俱三十一名

沁水張銓計偕時夢判事歷大司馬而止既司理保定夢官舍

曰兩是亭設座三為楊貞肅繼宗許忠節達揖公曰虛一以待

然頃他日今少有疑事相煩耳出案牘判畢目送于門曰後會

有期醒而記有鬼訴人殺之判云鬼殺人殺鬼足相當矣擢

御史以屯馬按漢中脩諸葛武侯祠未及勒石公子道濬夢武

侯求紀以告公撰記纔半稿未就

陽城張慎言萬曆庚子夏居夢社友王仁同提以仁入棘而非

其才丙午張登榜值報者王仁因悟前夢庚戌廷試夢有憐君

千里桃源客愧我三家村裡人之句果第三甲出身御史時忤

璫成肅州夢紅梨花為婦期崇禎初賜環適河東拜使餞之演

紅梨花傳奇不覺追歎

上虞周夢尹中丞微時禱仙姑洞夢贈絕句三年到此愧
裁得桃花滿院紅任罷不堪收拾去一齊分付與東風後令永
新署壁前令列所作

嘉興高斗光夢提報其名方自幸報者又云非也君乃道素當
在後因改名道素己未進士同榜嘉祥高斗光也

平湖徐在中禱于少保祠夢少保語以閔聖同官後守廣州逮
入京五月十三日棄市相傳閔侯誕辰也

嘉興張駿徵夢入宮闕如王者則閻羅天子也出見作禮求師
其子辭母老不聽乃以公子治春秋非我習也召吏按籍始責

梓者懸駿徵出甲戌成進士
肥城書佐刁守宗夢閻羅王取八十人寫七省輪迴冊分黃黑

總數十萬人八旬而畢送萊州請中丞徐從治四月二十日己刻

莊任守宗以驢往城門千人部校三十四人惟關正將旗鼓軍

容甚盛導馬八匹入公署見中丞於內室几列二書劍一硯一
中丞報書治裝飲菜豆湯即檄鄆都之任各神郊迎三十里進

臺投冊守宗以語人不信四月十六日午刻中丞中砲卒

秦夢畢
南憲新聞

蒲州韓承宣筮仕歷城邀其姻王表一往表一夢韓印其衣領
及濟南陷韓以人雜果印其衣領逃歸

沁水王廷謨崇禎庚辰進士初夢蕙花置席又同故僕王斗語
不以為意及登榜鴻臚寺報名見左如蘭王岫生次之始悟

鄆縣包文燁崇禎庚午初場偶倦夢常馱神曰文雖佳以啖牛
矣投文廁中矣懇救許達三科壬午始提以遺才第一領試牘

為風颺去無可跡欲另騰卷方過他所有老嫗從樹上拾之
夢神語此貴人物也完好如故

沁水孫如玉秀才夢至午天榜首陰隲科三人德行科四
用科也田科各若干人詳注素履倉卒間止記第四人韓姓又
榜暴戾恣睢若干人貧淫無度若干人詳注如前或硃筆書脩
字如玉列貧淫中驚悟是科第四人韓

濟寧陳孟脩家閨將軍廟側崇禎時田子數十人謀毀其廟厚
布旁屋孟脩獨不受謀復之被詆辱不自覺痛旬餘體平夢周
倉曰與爾二羊皮及起傷目始瞭嗣後孟脩第臥廟旁聞將軍
語周倉曰爾礪刃我將慘諸囚止何諸囚以他事關死乙酉請
朝開科孟脩夢周倉促試果魁捷

嘉善陳舒癸未歲夢神付七題而身所衣冠非所製也清朝己
丑南宮七藝俱出宿構

萬曆戊午夏六月予赴都試道宿舟中夢入大朝帝臨殿東宮

皇孫以次左立問安邊之策或請南遷予方欲爭之俄飛塵蔽
天云京城陷頃刻潰散不知所向晚以語同人各笑其妄甲申
聞爰追憶前夢雖草野不足道未始無驗也

硃墨預兆

東陽趙明欽萬曆乙酉鄉舉明年成進士歸娶乙卯主試貴州
還途聞隣婦哀慟旦誣之其夫故諸生忌日也下世年月日正
趙生期恠問其所遺書出其稿即趙魁捷之試墨

廣德弋應試崇禎庚午登科歸拜舅氏絕沒見懸梁遺稿啟與
硃墨不異後應試改名簡平未進士

夷堅志溫陵葉文鳳登進士官天台簿過生日于邸舍假寐夢
人請喫麻糍既覺聞隣姬啼哭問之曰亡兒忌日作麻糍
感泣耳文鳳問其所業曰業詩命取其舊業視之乃與葉

程文一字無異因拜姬為前生之母奉之別所今再見

排調

平湖其輸粟入監且買姬或戲之曰偏房花燭夜銀榜掛名時
豐吏部南禺坊游妓館題曰虫二謂風月無邊也

余同麓文敏過姑蘓申瑤泉文定家留飲設魚羹戲曰這魚有
了又敏笑而頷之已侍兒趣別余曰且往待申時行各隱其名
以戲也

吳瀛海禮嘉沈大若一中同年相善瀛海邀沈觀燈沈指鯉燈

曰此鯉雖佳恐非瀛海中物俄沈求去吳引滿勸曰水酒不堪
大嚼再進一鐘

平湖沈萃積少所狎羽童補功曹歷長沙衡經歷沈歷蘓州守
陸員外嗣瑞改唐詩嘲之鶴髦雲冠宮樣粧春風一曲度為娘

師公見慣渾閑事恁亂蘓州刺史腸

海盜吳少白刊詩一帙序曰先君號少白既不能文又不能詩

曷足少哉予之少也非少先君之白也乃少太白之白也云云

蘓州值雪王皇昨夜買私鹽故把鷲毛細旋今日虎丘山上

望一个蘓州通麵煎題虎胡他胡他又胡他两眼銅鈴怕

殺他

娶人有縣丞行四十秀才行二十七子行三十六聘啟云四十

縣丞非廿七秀才之所敬仰二八嬌娥正三六新郎之所宜求

平湖令劉士瑗以匠訴冤不之直被斧傷指邑紳侯問曰此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

萬曆壬辰狀元侯官翁正春由龍溪教諭或增四喜詩曰

久旱逢甘雨千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教官

名時

嘉興朱仲茂嘲尼詩不惜風流世所傳一生隨處覓姻緣

已出平康巷解脫還登般若禪節按木魚移此日歌翻虎鳳想

當年癡心未絕紅樓夢春夜猶醉管弦

海寧陳某楹帖三十步聊葺以居一二件足耕而食或改之曰

三分錢聊曰生財一二妾足稱好色

太學某訪妓通刺眷侍教生妓報刺眷侍教旦

余友王介人有招飲者視其刺則王介臣也僕悞投之介人賦

一絕句君是鬚鬚我面麻姓名舉止不曾賒西家受東家醉

只為當年一字差

海鹽朱同知學忠進士題天寧寺僧舍曰存通堂或請其

義笑曰賊禿轉音也

烏程沈聖岐萬曆進士游狹邪間題香篋堂友人問所出

曰予人曰个美

讀杜工部詩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此老亦有外癖為之失

笑

人有咏杜詩子璋鬪髀血模糊之句而愈瘡者乃子美有三年

猶病瘡一鬼不消止之句豈其詩不自靈乎鄭以偉杜吟

鍾伯敬詩桃花少人事吳門朱倪曰李花終日忙乎譚友夏詩

秋聲半夜真又曰甲夜乙夜秋聲尚假乎

前定

龍游龔某販參遼東寓撫順城萬曆戊午四月臨發待治一金

壺逆旅知建州當有愛趣之南隣酒錢醉甚宿馬話旦

隣客俱殺本邸獨全而龔某以宿南隣不免矣蓋建州

定北邨以大駟頗遠之也

乙酉閏六月北兵破嘉興入殺掠縫人吳某居城隍廟
人夜伏神座下見侍像進簿唱名某人被某殺至吳某云殺于
黃偉駭甚質明兵入迎謂來者非黃偉身首兵曰我非也次日
黃偉因報吳問何以知我告之故歎曰我徐州人爾或宿業
若甘心焉冤報何時已乎即神前解之拜稱兄弟而去

山陰范明隆貴州副總兵罷歸值鼎革張存仁鎮浙以明隆父
任遼東都司同明隆讀書丙戌下浙東聘至論舊不異疇昔令
通謁巡撫蕭起元方殺南將忽記明隆亦浙東人立召斬之明
隆實非南將又忘為存仁故人也存仁大慟賻三百金使不因
存仁夙好何至悞罹其網哉

澈浦所百戶王雲遠遭亂同婦磨菽乳自治弟其亡賴以百戶

名官浙東浙東敗張存仁按名捕百戶斬于市婦 氏給配營
卒義不從自經其弟尚存

同庚

永康程京兆正誼義烏虞御史懷忠同嘉靖庚子九月四日子
時生同隆慶辛未進士同司李內召懷忠入西臺忤時宰出守
袁州仍謫潛山邑：死正誼以刑曹歷大京兆年八十

萬曆癸丑會元宜興周廷儒天啟乙丑會元無錫華琪芳崇禎
戊辰會元嘉善曹勳俱生萬曆 月 日其時小異先後冠
南宮亦奇

內承運庫

正德三年睢州劉淮以孝廉入太學歷事兵部時同年
亦歷事內承運庫述庫中有象牙二長三丈重七百餘

二園如鷲那長三丈東方朔栝核半枚大如人
珊瑚樹八九枝次日余同戶進觀之果然麟皮已
尺桃核中鐫東方朔栝核五大金字劉淮聞見錄

朝鮮使臣夷人寫早朝詩

正德四年元日候朝辰時上還去時有朝鮮自本安南三國
陪臣同候朝其一人畫地作字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
露未乾又一人書云日色鏡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衣龍浮余同
劉宗敬觀之良久宗敬曰此夷人寫早朝詩有意笑中國嵩祝
之晚也衆憬然劉淮

南曲

海鹽腔始元澈浦提舉楊氏

崑山腔始邑人魏良輔

